

NEIL GAIMAN  
YOSHITAKA AMANO  
THE  
*SANDMAN*







THE  
*SANDMAN*<sup>TM</sup>





## NEIL GAIMAN

Born in 1960 in Portchester, England, Neil Gaiman has written quite a lot of things.

His longest work to date is the ten volumes that comprise *SANDMAN*, which has won major awards in Austria, Brazil, England, Finland, Germany, Italy, Norway,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he can't think of offhand.

His novels include *Neverwhere* (which began life as a TV series, and is soon to be a major motion picture, because nothing is ever soon to be a minor motion picture), and *STARDUST* (which won the Mythopoeic Award as best fantasy novel of 1999, and is available in illustrated and unillustrated versions).

Many of his short storie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Smoke and Mirrors: Short Stories and Illusions*. Of his shorter comic works, he is proudest of *MR. PUNCH*. He is writing a new novel at present. It's called *American Gods*.

He has exactly three children, approximately seven cats, and a house that wants to be *Gormenghast* when it grows up.

He tends to need a haircut. Currently he needs a shave as well.



## YOSHITAKA AMANO

Moving fluidly from medium to medium and style to style, Yoshitaka Amano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one of Japan's premier — and most popular — artists.

As a member of the venerable animation company Tatsunoko Studios, Amano created memorable characters such as *G-Force* and *Hutch the HoneyBee*.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has also published over 17 illustrated fantasy books, including the cult classic *Vampire Hunter D*. His innovative character designs and illustrations cross over into video games as well, with his work appearing in the wildly popular interactive role playing game series *Final Fantasy*. In 1997 he collaborated with the L.A. Philharmonic to create *1,001 Nights*, an animated film/music project. His other artistic outlets include printmaking, scenic design, and stained glass. *THE SANDMAN: THE DREAM HUNTERS* is Amano's American comics debut.

In October 1999, Amano mounted his second major American exhibition, a multimedia event entitled *Hero*. Held at the Angel Orensanz Foundation in New York City, the *Hero* Exhibition was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projects about a reincarnated prince on an epic quest ten thousand years in the future. The exhibition also featured original artwork from *THE DREAM HUNTERS*.

DC COMICS © Jenette Kahn, President & Editor-in-Chief © Paul Levitz,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 Publisher Karen Berger, Executive Editor © Jennifer Lee, Assistant Editor © Georg Brewer, Design Director © Amie Brockway, Art Director Richard Bruning, VP-Creative Director © Patrick Caldon, VP-Finance & Operations © Dorothy Crouch, VP-Licensed Publishing © Terri Cunningham, VP-Managing Editor © Joel Ehrlich, Senior VP-Advertising & Promotions © Alison Gill, Executive Director-Manufacturing © Lillian Laserson, VP & General Counsel © Jim Lee, Editorial Director-WildStorm John Nee, VP & General Manager-WildStorm © Bob Wayne, VP-Direct Sales

*The Dream Hunters Logo Design* © Nancy Ogami

*SANDMAN: THE DREAM HUNTERS*. Published by Titan Books, Ltd, 42-44 Dolben St., London SE1 0UP by arrangement with DC Comics. Copyright © 1999 DC Comics. All Rights Reserved. Vertigo, Sandman and all characters featured in this issue, the distinctive likenesses thereof, and all related indicia are trademarks of DC Comics. The stories, characters and incidents mentioned in this magazine are entirely fictional. Printed on recyclable paper.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up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Printed and bound in Canada

10 9 8 7 6 5 4 3 2 1

First Edition: November 1999.

ISBN: 1-84023-128-9



THE  
*SANDMAN*™



The 捕梦  
Dreamers  
Hunters

原作

NEIL GAI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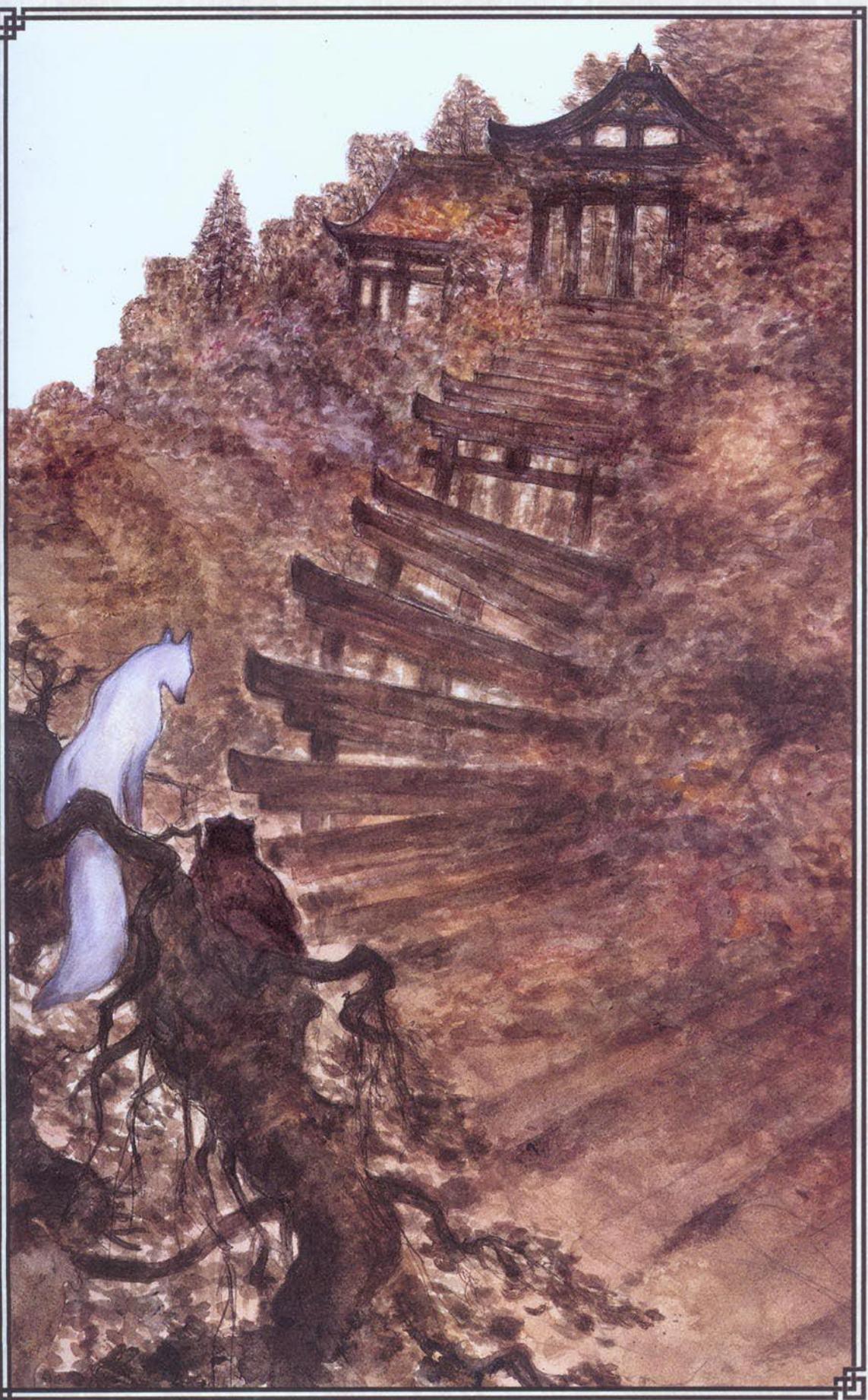
插图

YOSHITAKA AMANO

翻译: DEVILWING



第一回



有

个和尚独居在山腰上的寺庙旁。庙很小，和尚很年轻，这山也算不上日本的名山峻峰。

和尚打理着寺庙，生活宁静安闲。直到有一天，一个狐狸和一只狸猫从庙旁经过，看到和尚正耕种着他赖以为生的一小块山药地。

狸猫看着和尚和寺庙，开口道：“让我们打个赌。我们中要是有谁能把这和尚从庙里赶走，就可以据此为家；已经很多年没有香客旅人到庙里来了，这地方总比狐穴狸巢要好。”

狐狸绿眸一眨，展颜一笑，露出了尖牙；她甩甩毛茸茸的尾巴，从山上望下去，看了看这庙，还有这和尚；然后她望着狸猫说：“好啊。就说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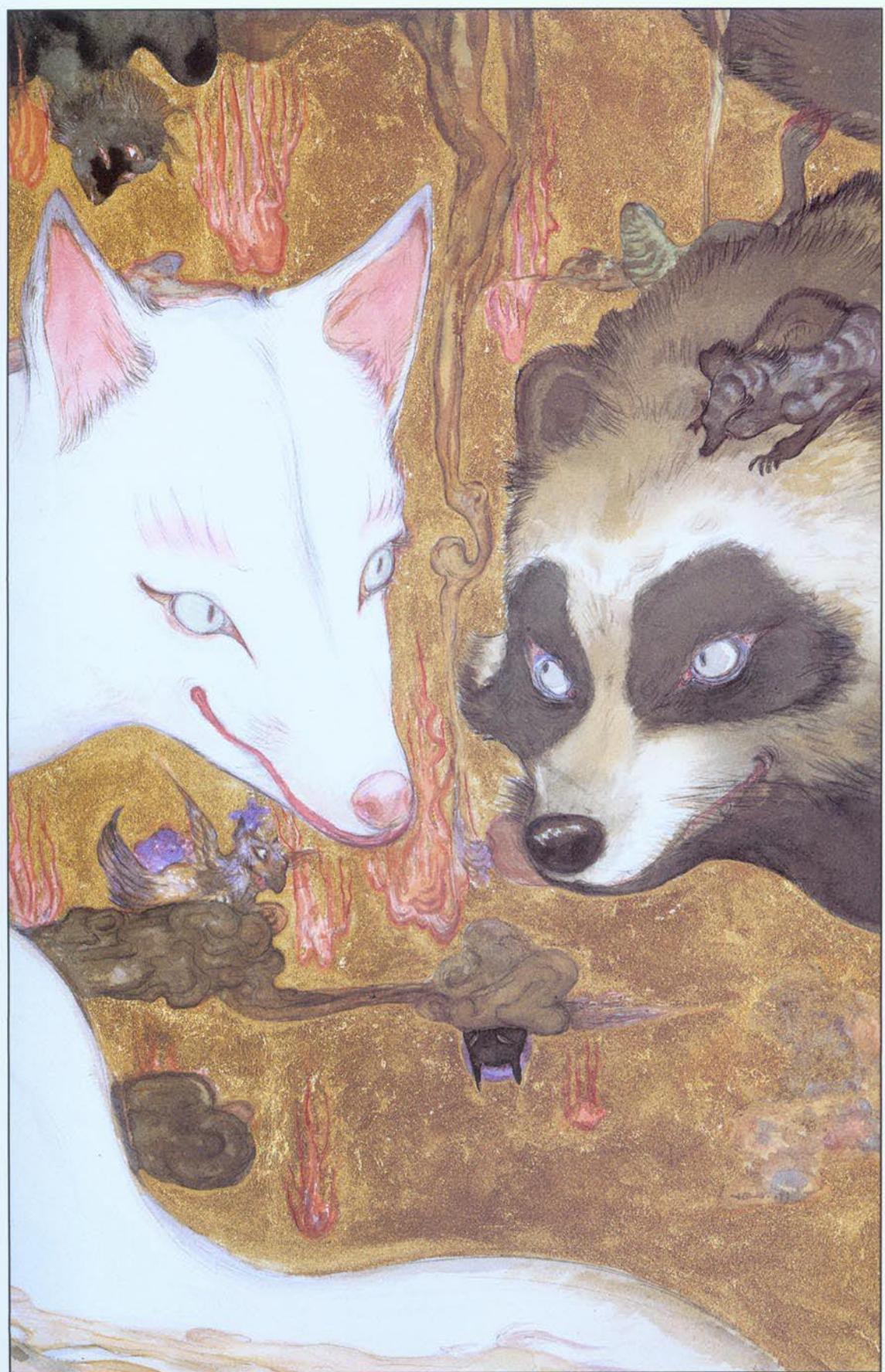
“我们轮流来，”狸猫说，“我先去。”

在那块小小的菜园中，和尚犁完了山药地，又跪下身为野葱、生姜和一小片药圃清理杂草。接着，他掸净手和膝盖上的泥土，走回寺庙后厢的居所，准备晚课。

那晚，夜空的颜色好像熟透的李子；满月高悬，大如银盘。和尚听到门外一阵喧嚣。

院子里站了五个人，一个个鲜衣怒马，须发膨胀。为首的擎着一口野太刀。

“谁是此间住持？”他高声断喝，有如惊雷，“速速出来见我！”



和尚走上前去，来到月光之下，深施一礼。  
“贫僧无德，正是此地守护，”他淡然说。

“好个瘦小枯干的和尚，”为首的喝道，  
“但又有谁能参透神佛的宏旨？诚如斯言，  
追名逐利者实乃捕风捉影；淡泊世事之人，  
倒常有鸿福在门外鸣锣。”

和尚对这番话未置一语，只是略略抬头，望向月光下的大汉。  
什么事都逃不过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那好，你可想知道自己运势何在？”

“自然，”和尚说道。

“那就听好，差我们来找你的并非旁人，正是天皇陛下。  
你须即刻启程，赶往皇宫，天皇要与你面谈，  
好确定你是不是星官卜者对他讲起的那个人。  
如果没搞错的话，你便就此飞黄腾达，官及宰丞——  
一个足以赢得富贵荣华、广厦豪宅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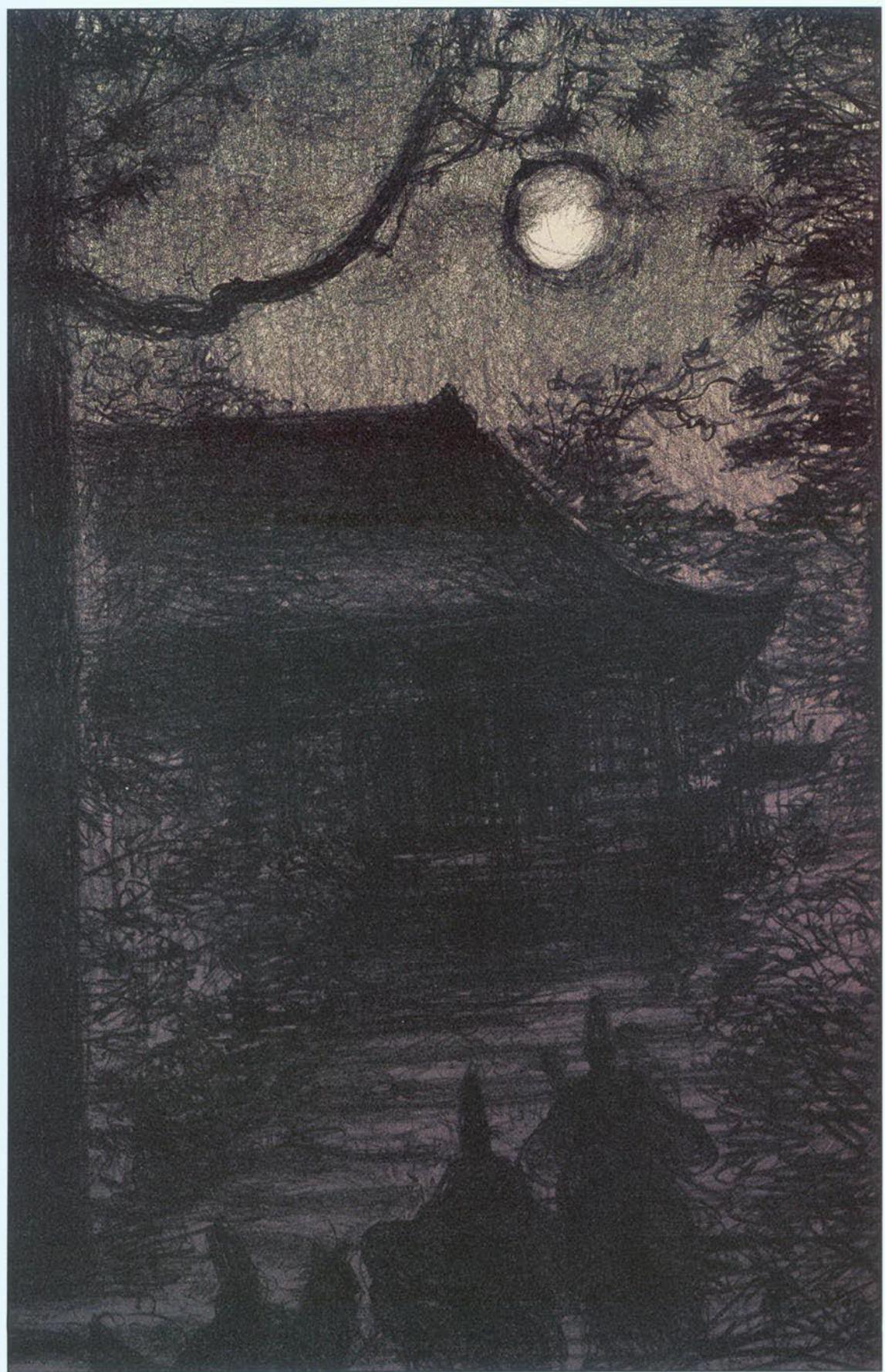
“但你也要记得，若是猴年的次日，你还没有赶到皇宫，  
运势就会由盛转衰。恕我直言，天皇比会处你极刑。  
故而不要耽搁，黎明前就动身。不然若是犯了圣怒，  
谁也救不了你。”

说话间，五匹战马在满月银辉下踩响了蹄子。

和尚又施一礼。

“我这就动身，”他说。那五个骑士咧嘴笑了起来，  
月光照亮了他们的眼睛和牙齿，也照亮了战马的铁辔鞍髻，  
“但在我动身前，还有一事相询。”

“还有何事？”为首的问道，声如虎啸山林。



“为何天皇要派一只狸猫来宣我进殿，”  
和尚问道。虽然前四匹骏马的尾巴毫无异状，  
但他早已看出最后那匹却长着一条狸猫的尾巴。  
话音未落，和尚就大笑起来。他随即走回庙里，  
开始自己的晚课。

院子里一阵蹄声响过，大汉们拨马而逃。  
山坡上传来了桀！桀！桀！的声音，  
那是一只狐狸幸灾乐祸的尖啸。



次日，正午未至，黑沉的浓云已经遮蔽山颠。  
所以落雨时，和尚一点都不吃惊。  
这场瓢泼大雨打弯了竹子，压倒了新长出的山药苗。  
和尚早已习惯山上变幻无常的天气，  
尽管白炽的闪电眩人眼目，喑哑的雷鸣仿佛自山腹滚出，  
但他丝毫不为所动，继续着自己的颂课。

雨势更大，犹如敲响上百面小鼓。在这滂沱雨声中，  
和尚几乎听不到抽噎声，但他确实感觉有人在哭泣。  
和尚走出寺庙，院中的土地被大雨浇成了泥汤。  
一名少女躺在那里，她华美的丝袍早被雨水浸透，  
湿漉漉得贴在身上，就像第二层皮肤。





和尚察觉到少女的玲珑曲线、曼妙身姿，心中忐忑。  
他搀扶着女子走进寺庙，那里堪可避雨。

“我是山城大名的独生女，”她站在小小的火炉旁，  
拧着自己的衣袍和乌黑的长发，“我本是由一群侍从、  
婢女陪着要来这座寺庙，但途中遇上了匪人。我一个人逃了出来。  
另外我偷听到他们说等雨停了，就要到山上来把寺庙付之一炬，  
还要杀光这里的每个人。”她说话间吃了和尚的一碗米饭，  
和一小碟山药。她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同时还用明亮的绿眸盯着和尚看。

“故而，”她说，“趁匪人没来，我们赶快跑吧，永远也别回来。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终究难逃一死。要是我们在路上走散了，  
那你就到山城去找我父亲，他是那里的大名，  
住在城里最奢华的宅邸中。他会予你重赏的。多谢你的米饭，  
很好吃，可惜山药有点干了。”

“那我们可要赶快上路了，”和尚嘴角漫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但我还有一事相询。”

“还有何事？”女孩问道。

“请告诉我，为何山城大名的女儿是一只狐狸，”  
和尚说，“我可从没在凡人脸上见过这样的双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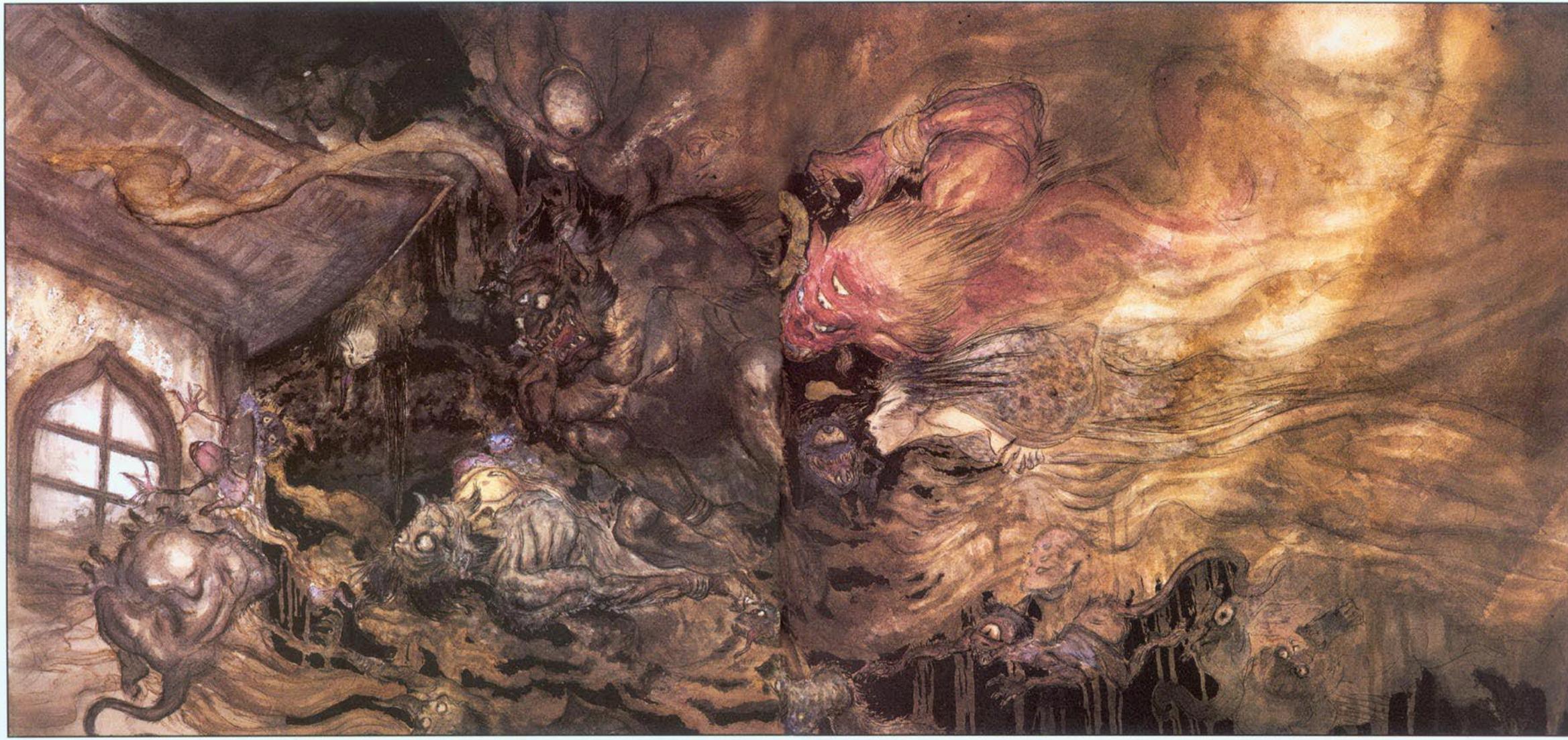
话音未落，女孩就从火炉上跃了过去。她落地时已不再是女子，  
而是一只狐狸。皮毛顺滑，尾巴高竖，它非常轻蔑地瞥了和尚一眼，  
随即跳上石墙，顺着它跃上一株虬结老松，在那里驻足片刻，  
便消失在暴雨之中。

下午晚些时候，太阳爬出浓云，和尚绕着寺庙拣拾起落叶残枝，  
修葺着暴雨造成的损伤。

正是此时，他辨识出一个符记。

所以过了几天，当太阳落山后，一群妖魔晃晃悠悠地穿过树林，  
围住小庙时，他也并不吃惊。这些妖魔中，有些顶着死人的头颅，  
有些长着怪兽的脑袋，黄牙巨角，两眼放光；它们发出的吵嚷呼啸声，  
你肯定未曾听闻。





“俺们闻到了人味！”它们高喊道，“俺们嗅到了新鲜的人肉！把那人带出来，俺们要吃了他——烤了他的五脏六腑，还有脑仁；大嚼他的眼珠、脸蛋和口条；吞了他的肝脏、肥肉和阳物！把他带出来！”

说话间，有几个妖魔开始把和尚收集起来的残枝败叶高高堆起，将自己灼热的呼息吹在上面，直到枝条冒烟，开始燃烧。

“要是我不出去呢？”和尚喊道。

“那俺们每天日落后都要回来，”一个妖魔啸道，它的脑袋好像剥了皮的蝙蝠，“吵得你不得安生，等俺们不耐烦了，就烧了你这座小庙，再从灰堆中扒出你焦黑的尸首，用俺们的尖牙把它咬碎！”

“快滚吧！”另一个妖魔嚷道，它的脸是个溺毙的死人，肌肤囊肿，双目白似珍珠，“离开这地方，永远别再回来！”

但和尚没有跑。他反而走进院子，从火堆中捡起一根燃烧的树枝。

“我不会离开寺庙，”他说，“而且我已经厌倦了这些鬼把戏。好了，无论你是狐狸还是狸猫，尝尝这个！还有这个！”他说着挥舞起火棍。

转眼之间，那群妖魔所站的地方，就仅剩下一只衰老痴肥的公狸猫，它跌跌撞撞地开始逃跑。和尚把燃烧的树枝扔向狸猫，打中了它的背，烧掉了它尾巴上的毛，还烤焦了它的屁股。狸猫哀嚎一声，消失在夜色之中。

黎明时分，和尚在半睡半醒间听到背后传来一阵低语。

“我要向你道歉，”这声音说道，“是狸猫和我打了个赌。”

和尚沉默不语。

“狸猫已经跑到别的藩国去了，它的尾巴被烧掉了，  
颜面扫地，”女孩的声音说，“如果你有意的话，我也会离开。  
我的洞穴就在瀑布上面，一株虬结老松旁边。  
我在那儿住了很久，离开它难免让我难过。”

“那就留下吧，”和尚说，  
“只要你别再和我要那些愚蠢的狐技淫巧。”

“当然，”女孩的低语声从和尚身后传来，  
过了片刻他又坠入梦乡。半个时辰后，和尚徐徐醒转，  
发现屋中的草席上有狐狸的脚印。

和尚不时能在矮树丛间看到狐狸，她的身影总会让他会心一笑。

但和尚并不知道，狐狸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那是在她来道歉时，也许更早些，  
是在和尚将她从泥泞的庭院中挽进庙宇，  
用炉火帮她烤干时。但无论自何时而起，  
狐狸无疑是爱上了这名年轻的和尚。

这就是日后诸般祸事的缘由。  
那将是一段奇妙的故事，让人心碎神伤。





第二回



# 彼

时，在人间行走之物，如今我们鲜少见闻。  
鬼魅、妖魔，和诸多灵体；大神、小神，还有兽神；  
各种觉识、存在，魂灵和生物。有善亦有恶。

夜阑人静，月过中天，狐狸正在山腰捕猎。  
她忽然看到，在一株被雷打过的松树旁，有几点蓝光闪烁。  
她向这些光点窜了过去，迅疾如影，一尘不惊。  
当她靠近后，蓝光化作奇异的生灵。它们非生非死，  
浑身上下都裹在闪耀的蓝色妖气中。

这些生灵正在低声私语。

“我们已然令命，”为首的说道，  
蓝炎在它裸露的肌肤上跃动不休，“和尚注定要死。”

狐狸驻足潜踪，隐身在一丛灌木之后。

“正是，”第二个说道，它的牙齿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  
“我主是身具大能的阴阳师，他通过观察星相风水，  
已经看出，在下一次月盈之时，他与和尚之间，  
注定要死一个。如果和尚不死，那厄运就要落在我主头上。”

“但，他怎可能会死？”第三个说道，  
蓝色火光在它的眼中升腾，  
“嘘！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偷听我们说话？  
我觉得有人在看我。”

狐狸屏住呼吸，矮身趴在地上，静静地躺着。  
这三个妖灵飞上天空，俯瞰着黑暗的树林。  
“除了只死狐狸，什么都没有，”为首的说道。

一只苍蝇落到狐狸的额头上，慢慢爬上她的鼻尖。  
狐狸压抑住咬它的冲动，仍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神涣散空茫，像个死物。



“我主打算如此这般，”为首的说，“连续三夜，和尚都会发噩梦。第一晚，他会梦见一个匣子。第二晚，他会梦到一枚黑匙。第三晚，他会梦到用黑匙拧开匣子上的锁。这时，在梦中，他将打开匣子，随即丧失与现世的一切羁绊。无食无水，死期不远也。我主不会为他的死而负疚，”它又环顾四周，“你确定没人偷听吗？”

苍蝇爬上了狐狸的眼珠。  
尽管她觉得奇痒难忍，但却一眨不眨。

“谁能听见我们说话？”第二个生灵问道，“狐狸的尸体？”它说着大笑起来，这声音高亢辽远。

“有人听见也无妨，”为首的说，“即便真有人听到，若他把我们这番话说给旁人，不等第一个字出口，他的心就会在胸中爆裂。”

一股冷风吹过山颠。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

“但和尚真没法子逃过这一劫吗？”第三个生灵问道。

“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说。

狐狸全神贯注倾听着接下来的词句，但此后再无话音传来，多一个字都没有。她只能听见山风卷起落叶时的私语，树木在风中摇曳吐纳时的叹息，还有远处小庙中风打钟铃发出的叮呤。





狐狸像一段残枝，僵直地躺在原地。

直到日上三竿，她才甩甩尾巴，舔落爬上脚掌的蚂蚁，  
一路跑下山坡，来到她的洞穴。

这里清冷黑漆，充满泥土气息，洞中藏着她最珍贵的宝物。

狐狸是在几年前找到它的。

那时，它缠在一株参天古树的根须中。

她又挖又咬，用了几天的工夫，才把它完全刨出地面。

狐狸用粉舌将它舔净，用绒毛将它磨光，带回了自己的洞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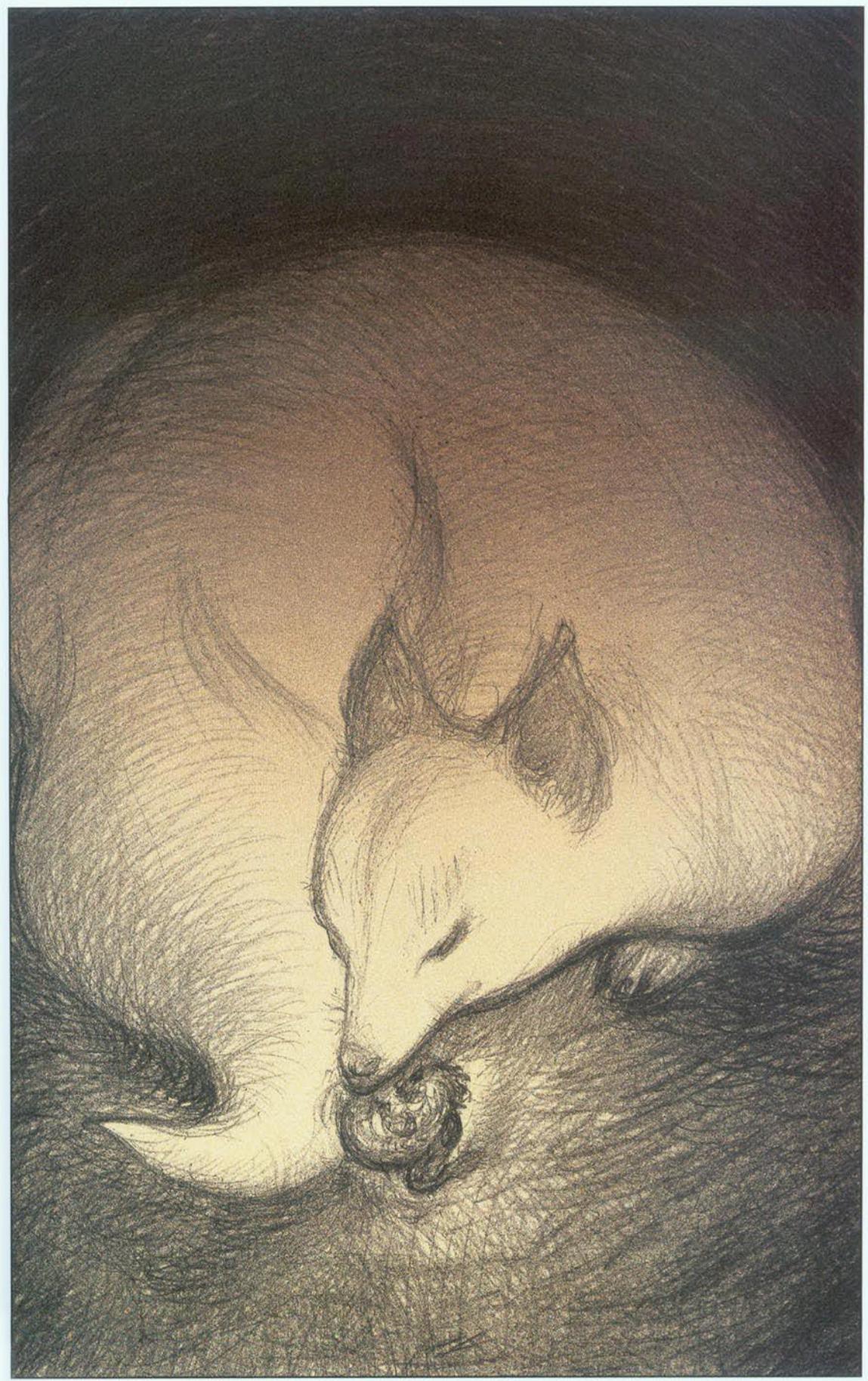
在这里，狐狸敬奉它，保养它，把它视作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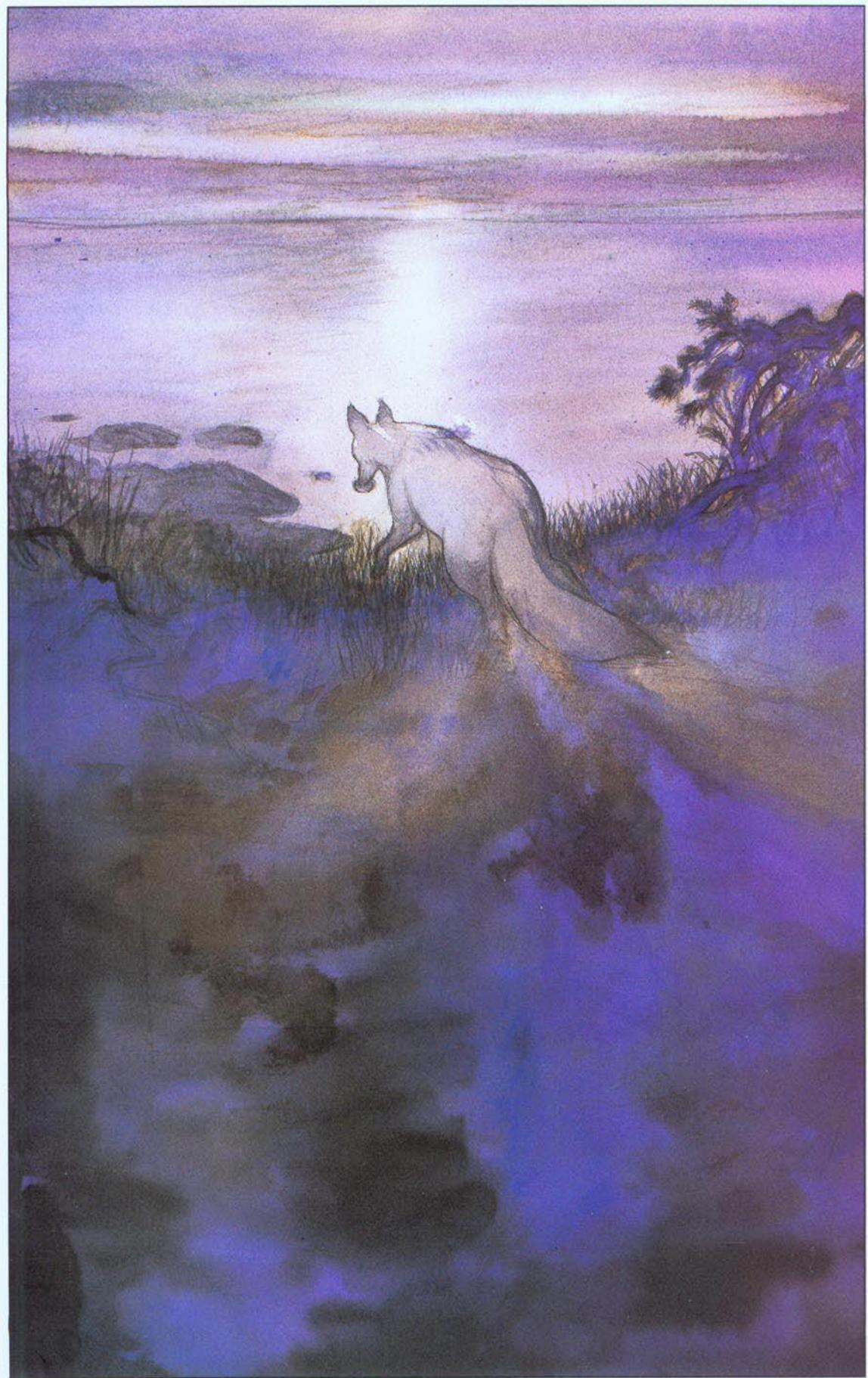
这件器物古老非凡，来自遥远的国度。

这是个龙形玉饰，双眼镶着细小红石。

这件龙饰为她带来安宁。它红色的眼珠在洞穴微光中闪烁，  
散发出一股暖意。

狐狸用嘴拾起她的珍宝，轻柔地叼着它，  
就像叼着一只自己的幼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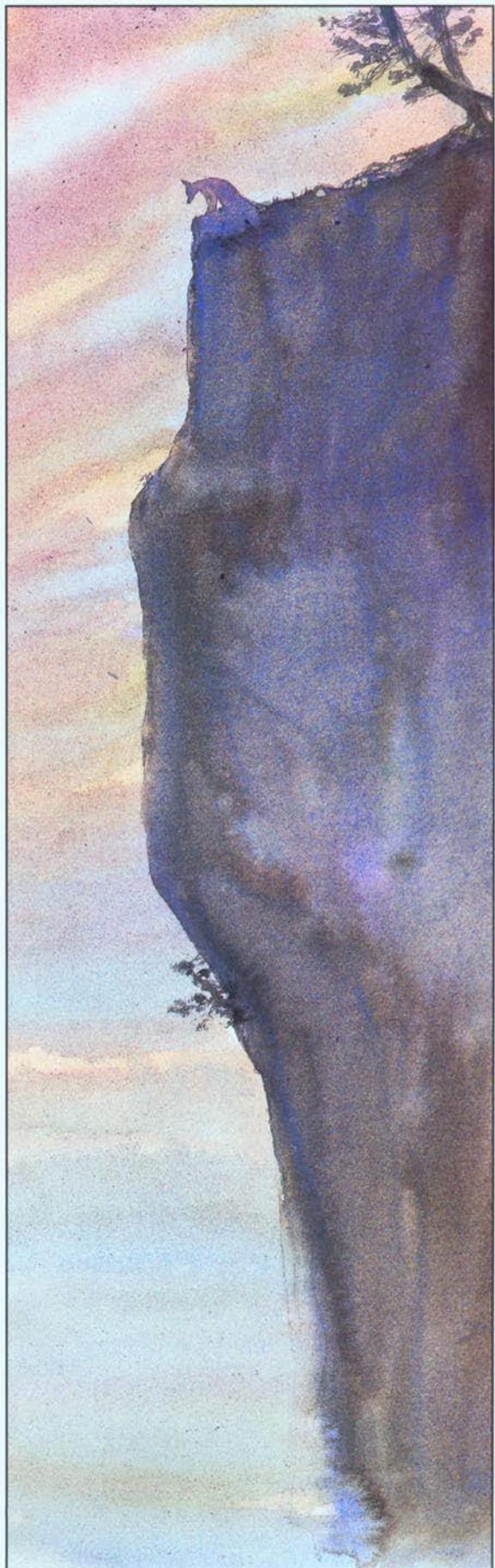


她把玉饰咬在嘴里，  
走了很远的路，  
来到一座海边的悬崖旁。  
她能听到海鸥在头顶鸣叫，  
也能听到身下的冷涛  
拍打岩石，还能嗅出  
空中飘荡的盐味。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物，”  
她暗自想道，  
“现在我把它献出，  
献给大海，只求知道  
如何拯救和尚的性命。  
因为如果我置身事外，  
他就会梦到一个匣子，  
接着是一枚钥匙，  
然后是用钥匙打开匣子，  
最终他将死去。”

狐狸用鼻尖将玉饰轻轻推落，  
看着它在空中翻滚，  
落下百尺高崖，  
落入波涛汹涌的海中。  
她轻叹一声，  
因为这小小的龙饰曾为  
她的洞穴带来平静与安宁。

狐狸又走了很远回到  
自己的洞穴，  
她感到疲惫不堪，  
很快就沉沉睡去。



以下是狐狸的梦境。

她站在一处贫瘠荒原，到处都是灰褐色的岩石，寸草不生。天空同样是灰蒙蒙的，既不明亮，也不昏暗。在她面前的一块巨石上，蹲着一只硕大的狐狸，从头至尾都如墨玉漆黑，只有尾尖上生有一簇白毛，好像在白漆桶里浸过一样。他大愈猛虎，大愈战马，大愈狐狸见过的任何生灵。

他蹲坐在岩石上，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他的双眼就像两个黑洞，遥远的星辰在其中闪烁、燃烧。

狐狸在岩石间跳跃穿梭，来到梦之狐的面前。她俯下去，翻过身，将自己的喉咙显露给他。

起身，巨狐说道。起身，莫怕。  
你为梦到此梦，已付出良多，孩子。

狐狸站了起来。尽管她的恐惧超过了任何小狐狸的经历，但在梦中，她没有颤抖。

“我的龙，”她问，“是属于您的吗，陛下？”

不，他说。但它是一位我称之为友的故人，在很久很久以前遗失的。那还是在真龙离开尘世，翱翔天宇之前。我友弄丢了这件宝物，整日忧心忡忡。现在大海将玉饰冲还给他，他将在巨渊之底，他的族类之中，睡得更加安稳，直到下个纪元来临。

“有幸为尊友效劳，实乃无上容光，”狐狸说。

小狐狸和黑巨狐，在梦疆中静静地矗立了几瞬。小狐狸看了看四周的岩石荒原。





“那些是什么动物？”她问道。

那群动物体型如狮，正在岩石上爬行，  
将它们的长鼻子伸进贫瘠的土地嗅探。

它们是貘，巨狐说。它们是食梦兽。

小狐狸听说过貘。

如果一个人从蕴藏恶兆或是恐怖之物的梦中醒来，  
他可以尝试唤来貘，寄希望于这种幻兽会吃掉迷梦，  
将它和它所彰显的征兆一起带走。

她注视着在梦疆的岩石荒野上游走的貘。

“如果有人能在貘吃掉一个梦之后将它抓住，”  
狐狸问，“那会怎样？”

巨狐一时无语。远星在它空茫的眼眸中闪烁。  
貘很难捉，更难控制。它们是灵巧矫捷的动物。

“我是只狐狸，”她谦卑地说道，  
一点没有吹嘘的意思，“我也是灵巧的动物。”

巨狐点点头，垂眼望向她。

狐狸觉得他能将自己看透，能看到她所有的梦境、  
期冀和感怀。

他只是个人，巨狐说，而你是狐狸。  
这种事少有善终。

狐狸本想敞开心扉，告诉他自己想法。  
但巨狐一甩长尾，从岩石上跳到下面的荒原。  
在小狐眼中，他愈长愈大，直到充斥天宇。  
此刻，巨狐便是这夜，星辰在他的黑玉皮毛上闪烁，  
白色的尾尖变成了一轮残月，挂在夜空之中。

“我很灵巧，”小狐狸对夜说，  
“我会鼓起勇气，会为他而死。”



狐狸觉得头顶传来一句几近温柔的话语。

那就去捕他的梦吧，孩子。

接着，她醒转过来。

午后艳阳像个熔金光球，擦亮了整个世界。

狐狸钻进树丛，朝小庙走去，只在溪水旁停留了片刻，  
三口两口便连皮带骨吞下一只大青蛙。

然后她又如饥似渴地舔饮了些清凉洁净的山泉。

当她来到小庙时，和尚正在为他的火炉砍劈柴。

和尚的斧子很快，所以小狐狸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开口说道：“愿你这几天都有美梦，梦到吉兆和好运。”

和尚冲狐狸笑笑。“多谢你的祝福，”他说，  
“但我可说不清自己能不能梦到吉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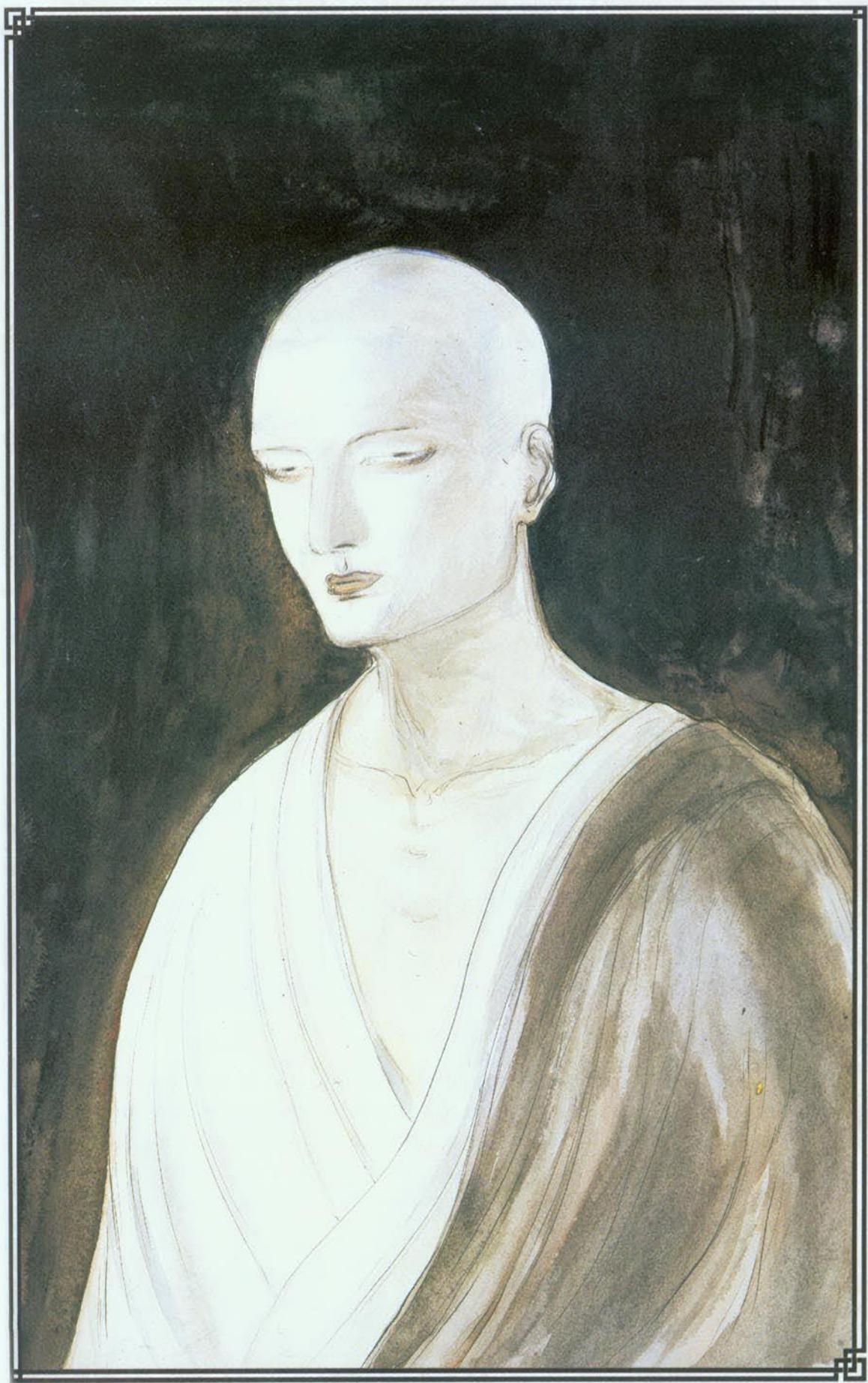
狐狸用她的绿眸凝视着和尚。“要是你需要我的话，”  
她最后说道，“我就在附近。”

年轻的和尚从劈柴堆上抬起目光，但狐狸已经悄然无踪。





第三回



# 京

城位于遥远的西南方，阴阳师的宅邸就在此间。  
他坐在家中，燃起几案上的油灯。桌面铺了一方彩绘丝巾，  
上面摆着一个漆匣和一枚黑木钥匙。  
五个小磁碟，按照东西南北中五方基位码好。  
其中三个放个某种粉末，另一个盛有一滴液珠，  
最后的碟子则空无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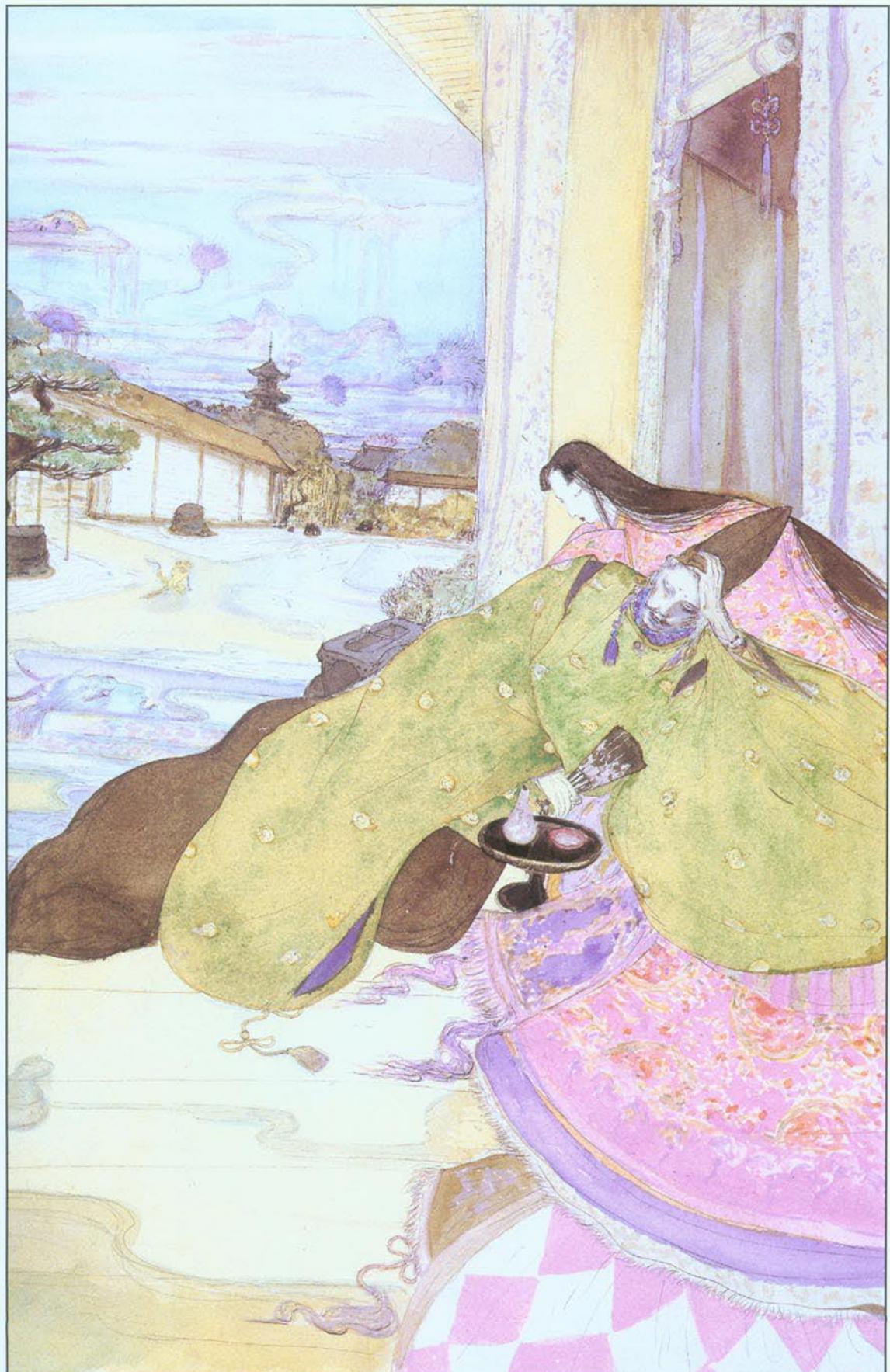
阴阳师位高权重，富可敌国。请他占卜，  
或是求他帮忙的人络绎不绝。很多藩国的大名都坚信，  
是阴阳师的影响力和卜算术让自己获得了如今的财富与权势，  
将他敬若上宾。就连大相国和左右大臣都对他言听计从。  
但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

阴阳师有位妻子，就住在庭院的北厢。她可谓贤良淑德，  
对阴阳师百依百顺，把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打理得很好。  
阴阳师还有个刚满十七岁的小妾，她美貌绝伦，双唇艳若桃李，  
肌肤白胜凝脂。他的妻子和小妾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却相敬如宾，从不争吵。但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

人们都说他所住的宅院华美恢宏，在京城里可排第十七位。  
妖鬼和天狗，这些风界的精怪，都遵从他的号令，  
任他差遣。阴阳师能记起前两世的经历。  
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就不远万里到中国去修行。  
他回来后须发皆灰，但满腹阴阳之术已无人能及。  
他被高位者敬重，被下位者惧怕。  
但尽管如此，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

这皆因他心存恐惧。

从他还是个黄口小儿，刚能记事时起，就心存恐惧。  
他所学的每样本领，所获得的每分力量，  
都是因为想用来赶走恐惧。但恐惧依然，  
附在他背后，藏在他心里。入睡时，恐惧伴他而眠；  
醒来后，恐惧正等着向他请安。  
无论在饮酒时，沐浴时，还是同房时，  
恐惧都如影随形，不离不弃。



这恐惧并非对死亡的惧怕，因为在他心中，  
死亡也许正是解脱。他过去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  
若是凭借法术屠尽这世上的男女老少，也许能得以安宁；  
但他还是觉得，即便绝世孤立，恐惧仍要纠缠在他心头。

是恐惧在驱使他，是恐惧将他推进黑暗之中。

阴阳师曾向荒冢秽灵求教，  
也曾在晨昏之际与畸形的怪物相会，随它们的步调起舞，  
分食它们的飨席。

京城的郊外，贱民集聚，盗匪横行。  
阴阳师在此处置有一处废宅，里面住着三个女人：  
一名年老，一名年轻，还有一名既不年老也不年轻。  
她们平时靠向走霉运的村妇出售药草为生。  
乡野传言说，那些晚上在此间借宿的无知旅人，  
日后都无人得见。

可想而知，谁也不知道阴阳师和这三个女人的瓜葛，  
更不会知道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常造访此地。

从阴阳师的心底来看，他并非奸佞恶人。  
他只是被吓坏了。恐惧偷走了幸福与骄傲带来的每丝快乐，  
吮尽了生命中的欢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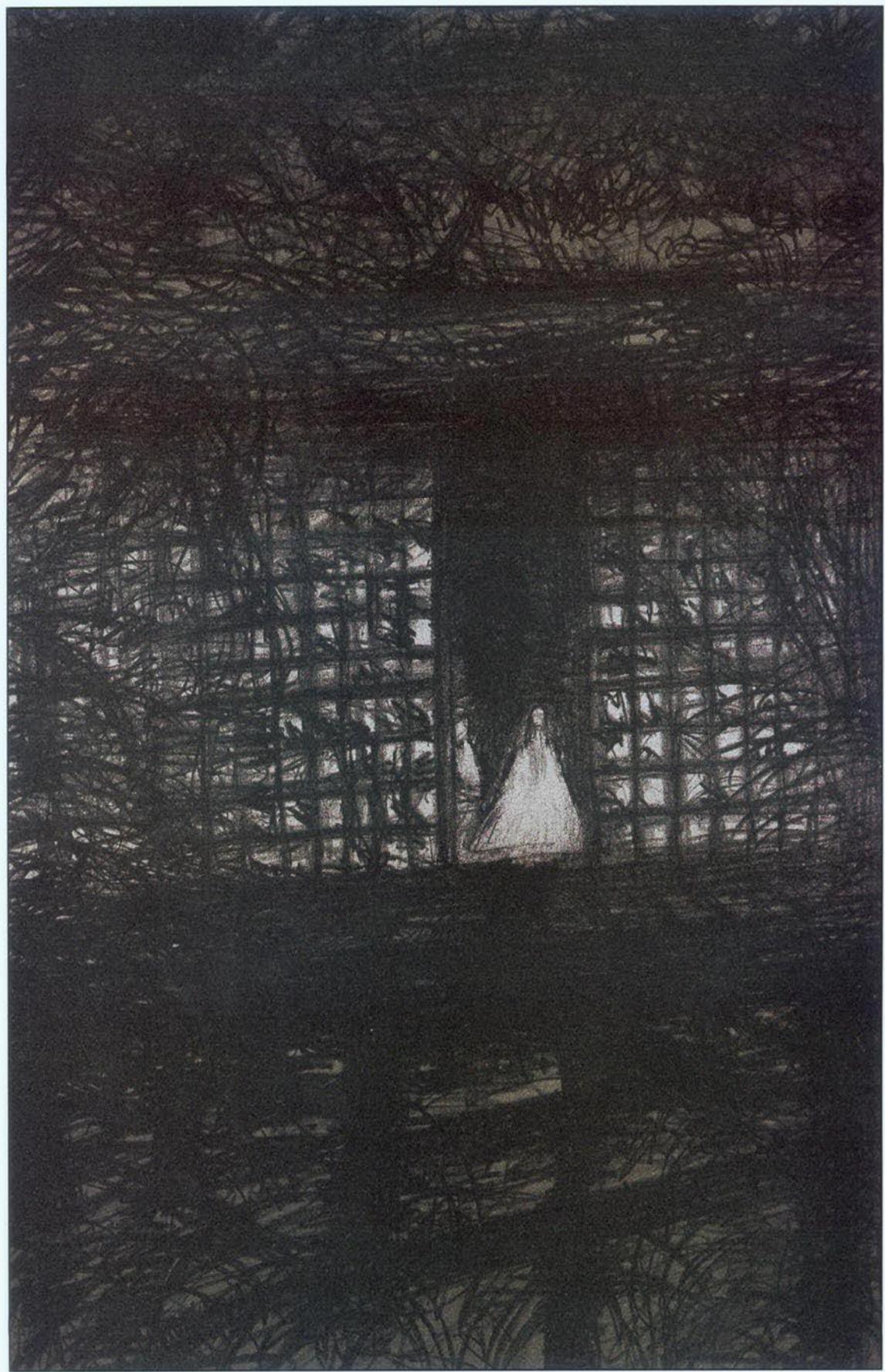
故事发生的几日前。一夜，月正黑沉，阴阳师来到废宅，  
向三个女人讨教最让他烦扰的问题。

寒风吹进破窗，在残损的屋檐间呼啸。

“我如何能找到安宁？”他向最老的女人发问。

“冢中自有安宁，”她说道，  
“欣赏日落美景时，也有片刻心安。”

她赤身裸体，乳房像两个空口袋一样垂在胸前，  
脸上绘着妖魔的面容。





阴阳师眉头紧锁，满面怒容，焦躁不安地在掌中敲打着折扇。

“为何我总不得安宁？”他向最小的女人发问。

“因为你还活着，”词句自她冰冷的双唇吐出。

三个人中，他最怕这少女，因为阴阳师总觉得她是个死物。少女很美，但却寒若霜雪。每次她用冰冷的手指碰触阴阳师时，都会让他颤栗。

“我在哪能找到安宁？”他向中年女子发问。

她并未赤身，但衣袍宽解，胸前挺着两排乳房，如同母猪雌鼠，乳头黑硬像块块炭石。

她自齿间深吮口气，屏息凝神，许久之后才慢慢吐出。

接着女人说道：“东北方的美浓，从这儿走要用很多很多天。

那里的某座山上有个寺，庙小地偏鲜有人知，

只有一个和尚在打理照看。他生来无所畏惧，

自有你渴望的安宁。现在我可以织成一方丝巾。

如此一来，等他死后你就能得到他的力量，再也无须畏惧。

但自我织就时算起，到下一次月盈之前，

你必须将和尚置于死敌。而且他不能死于刀剑血光，

也不能有丝毫痛楚，否则织工就会失效。”

阴阳师满足地咕哝一声，亲手喂她吃了几件精致美食，抚摸着她的长发，告诉她如此安排他很满意。

三个女人退到这座倾颓屋舍的另一个房间，

她们回来时已是晨曦将至，天空开始放亮。

她们给了阴阳师一方白如月光的丝帕。

那上面绘着阴阳师和月亮，还有那名年轻的僧人。



阴阳师点点头，感到心满意足。他本要向女人们道谢，  
但却明白凡人决不能向这等生灵致谢，  
所以他只是将报酬放在房子的草席上，在拂晓前快步赶回家中。

他通晓很多杀人千里的法门，  
但其中大部分虽说并不直接涉及刀兵血灾，却也必会带来苦楚。

阴阳师查阅了他的卷宗，  
接着差遣手下魔物到和尚所住的山中，  
为他取来和尚碰过的器物。  
(狐狸就是在那时听到了它们的谈话。)  
而此时此刻，阴阳师坐在几案前，油灯、  
漆匣和钥匙就摆在上面。  
一个接着一个，他把五个磁碟中的东西一撮撮加到灯火上。  
这些磁碟盛着的物事都不相同。  
最后加入的是魔物从和尚身上偷来的东西：  
它就盛在那空无一物的碟子里——  
魔物偷来的，是和尚的一片影子。

阴阳师每在灯火中加上一撮，它就燃烧地更高更亮；  
当他把最后一点和尚的影子加进去时，焰火升腾，  
光亮充盈着整个房间。片刻之后，火光褪去，屋子里只剩黑暗。

阴阳师点起灯，  
欣喜地看到铺在桌上的方巾多了一块难看的污点，  
就像某种死物趴在年轻和尚的脸上。

他满意地观赏片刻，随即走回床榻，安稳地睡了一夜，  
没有恐惧。这一晚，他很满足。



是夜，在梦中，和尚站在他父亲的宅邸里。  
这似乎还是在他父亲获罪失势，  
丢掉这宅邸和所有财物之前——  
他的父亲有很多位高权重的敌人。

父亲向他深深一躬。  
在梦里，和尚记起父亲早已自尽身亡，  
同样也记得自己尚在人世。  
和尚试图把这些都告诉父亲，  
但他父亲却无言地示意自己听不到儿子对他说得任何言语。

接着，他从袍服中取出一个小漆盒，递给自己的儿子。



和尚接过彩饰漆匣后，父亲已经消失不见。  
但他没有多想，因为这漆匣占据了他的全副心神  
(不过，在梦中，他似乎瞥见一扇敞开的房门后面狐尾一闪)。

他知道盒子里有些重要的东西，一些他必须要看的物件。  
但他想尽办法，也打不开这匣子；越是努力，就越感挫败。

和尚醒来时，觉得心绪烦乱惴惴不安，  
不禁揣测这梦境是不是某种预兆或警示。  
“如果这是场噩梦，”和尚说，“希望貘能把它带走。”

他随即起身，出去打水，开始一天的生活。



第二天夜里，和尚梦见祖父来找他。  
可是很多年前，他的祖父就在吃米饼——  
一种糯米糕点时噎死了，那时的和尚还在襁褓之中。

他们站在海中一座小岛上，这岛黑黢黢的，  
比一块岩石大不了多少。他的祖父睁着一双盲眼，  
眺望大海。飞沫泼溅，海风呼号，海鸟在空中悲鸣。

祖父张开一只苍老的手，展示出一枚小小的黑匙。  
他将手递出，动作缓慢得好像一件机械玩具。  
和尚从祖父手中接下钥匙。  
一只海鸥悲鸣三声，渐飞渐远。  
和尚本想问问祖父这是什么意思，但老人已然消失。





和尚紧紧握着钥匙。

他环顾四周想找个和黑匙匹配的东西，

但这座岛荒芜贫瘠，空无一物。

和尚慢慢踱过小岛，什么也没找到。

这时，在梦中，和尚觉得自己正被窥视。

他四下张望，可梦中寂寥无人，只有在天空翱翔的海鸥，  
还有遥远悬崖上的一个纤细身形，和尚觉得那可能是只狐狸。

他醒来时，手里握着一枚并不存在的钥匙，  
被狐狸注视的感觉仍挥之不去。

这场梦如此逼真。这天晚些时候，

凉风将枫树上第一批或橙或红的叶片吹落到寺庙的窄小菜园中，  
和尚正在那里照料着或黄或白的葫芦。

他忽然发觉自己正环视四周寻找那枚钥匙，

这才慢慢想起，在尘世中，自己从没碰过或是见过它。

那天夜里，和尚等待着另一场黑沉迷梦。

他闭上眼睛时，听到屋外有些响动，没过多久便睡了过去。

上半夜，他什么也没梦到。

而后半夜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小桥上，

看着两尾鲤鱼在一汪池塘中惬意嬉游。

其中一尾纯白如银，另一尾橙黄若金。

和尚看着它们，觉得心绪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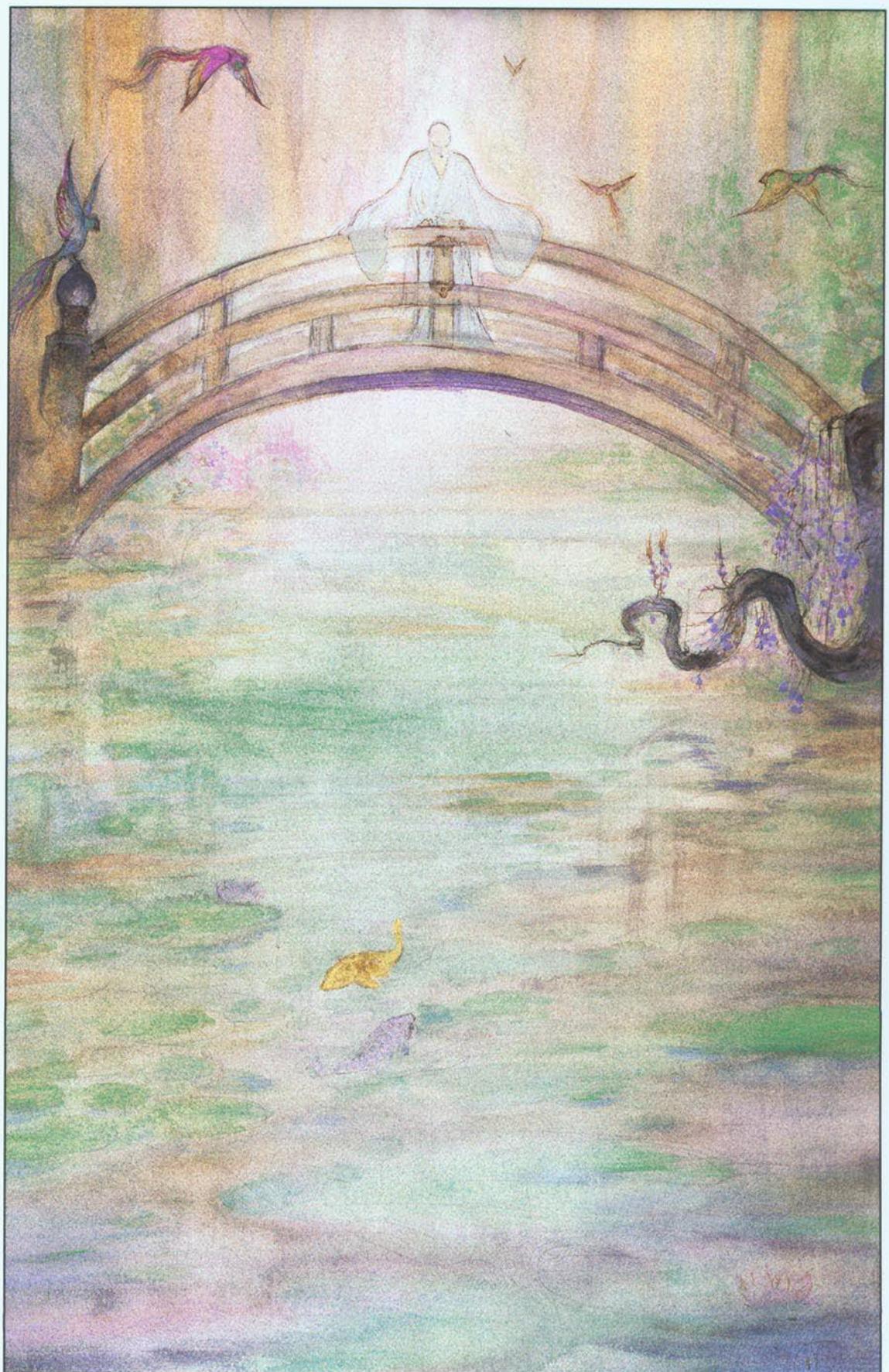
和尚醒来后，揣度这梦是个吉兆，

也相信前几日的黑梦就此告终。

他展开笑颜，兴高采烈地从睡席上爬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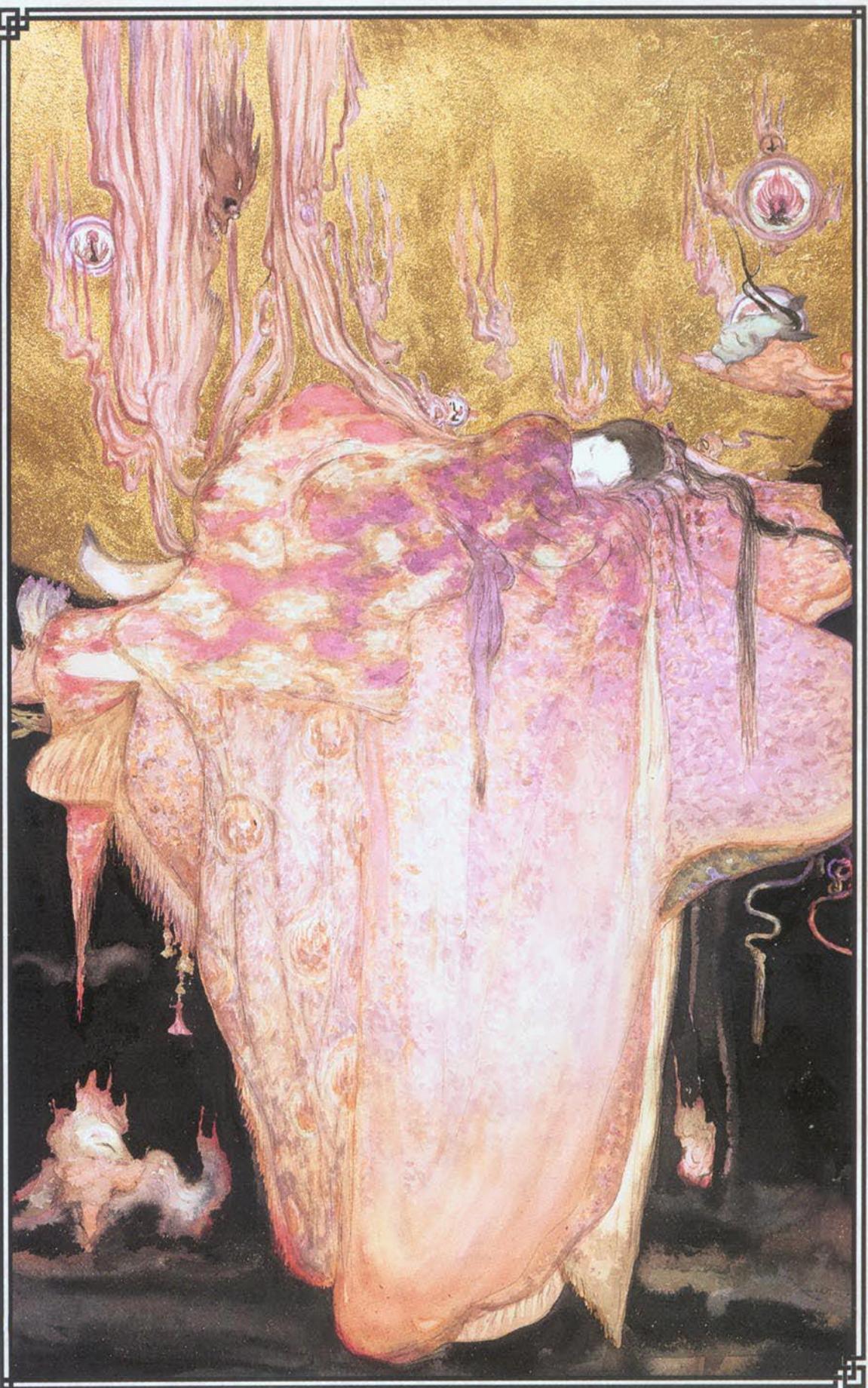
和尚的好心情一直保留到他被狐狸绊倒。

小狐双目紧闭，就趴在寺庙的门坎上。



第四回





# 起

初，和尚以为她死了。  
他蹲下身后，却发现狐狸还一息尚存，很浅很慢，  
几乎看不出是否在呼吸。但毕竟她还活着。

和尚把狐狸抱进小庙，放在火炉旁让她取暖。  
接着他向佛陀默祷，为狐狸的性命祈福。  
“她虽是个野物，”和尚想道，  
“但心地良善，我不能眼看着她死。”

和尚抚摸着狐狸如菊花冠绒般柔软的皮毛，  
感受着她微弱的心跳。

“我还是个孩子时，”和尚对昏迷中的狐狸说，  
“那是在我父失势之前。我常瞒着奶妈和师长，  
偷偷跑到集市上去。那里有很多活物在卖：  
我在那些竹笼里见过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狐狸、狗和熊，有小猴子、红脸猕猴、野兔和鳄鱼，  
有蛇、野猪和鹿，有苍鹭、白鹤，还有小熊崽。  
我喜爱动物，所以看到它们时，心里很是快活。  
但这也让人难过，它们被关在笼子里的样子，令我心痛不已。”

“一天，当商人们收摊离去后，我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笼子，  
里面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它瘦得皮包骨头，  
已经死了，连个水罐都换不来——至少某些人是这么想的。  
但我发现它还活着，就把它藏在衣服里，一路跑回家。”

“我把猴子养在卧房，从自己的食物中省下些羹饭喂它。  
我的小猴子就这样慢慢长大，最后个头几乎和我一样高。  
它是我的朋友。它会坐在我们屋外的柿子树上等我回家。  
父亲容下了这只猴子，一向平安无事，直到有一天，  
一位大名来家里找我父亲。”



“猴子好像发了疯一样。它不肯让大名靠近我的父亲。  
它跳下树，挡在那人面前，呲着牙，露出胸膛，  
就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猴群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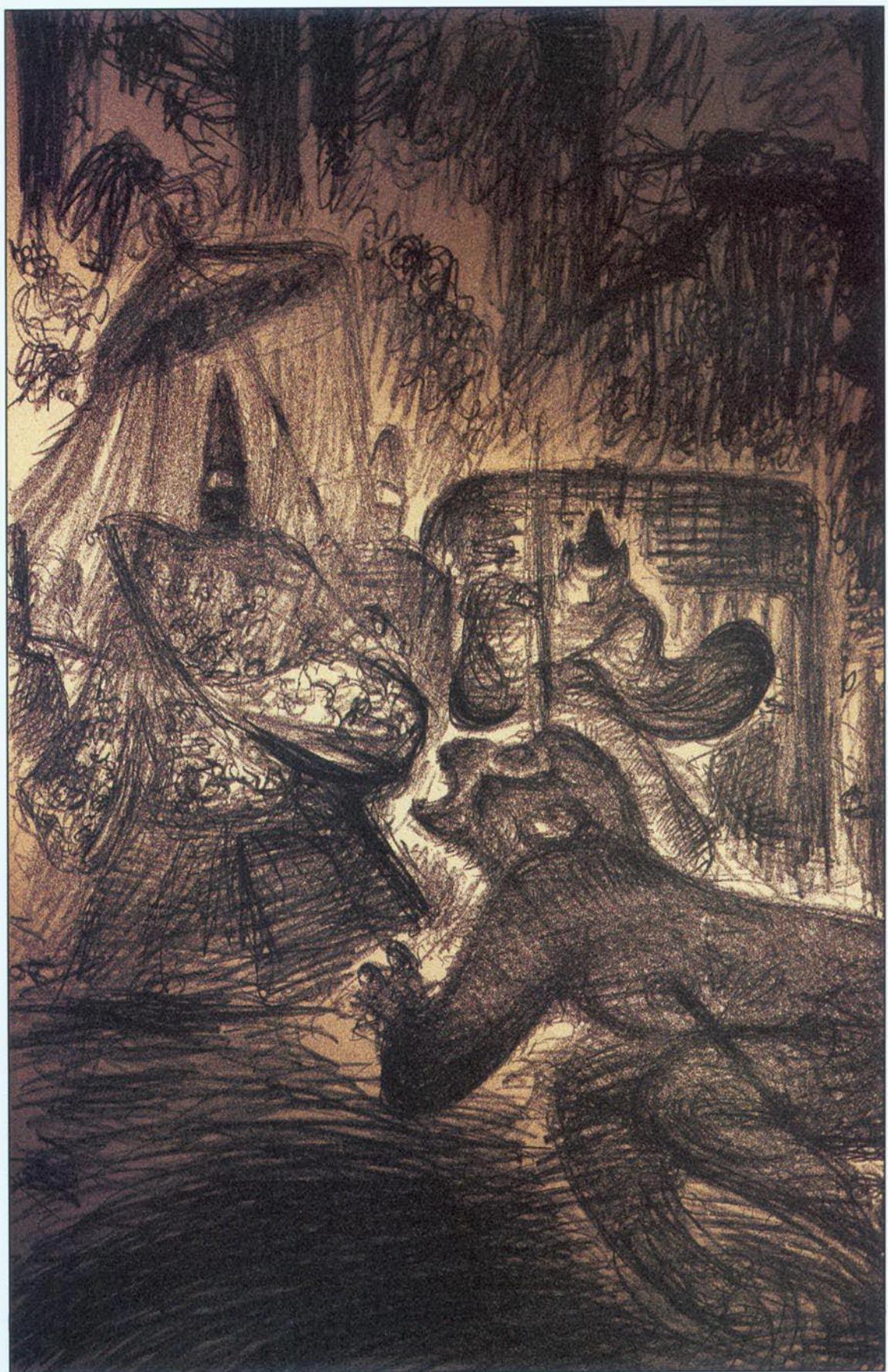
“大名向一位随从示意。尽管我苦苦哀求，那人还是拉开弓，  
一箭射穿了猴子的胸膛。我将猴子抱出宅院，  
它注视着我的双眼，就这样死去了。”

“后来，我父的失势，就是出于这位大名的阴谋。  
有时我在想，也许那只猴子并不是猴子，  
而是阿弥陀佛派来保佑我们的守护灵，  
但只有当我们学会聆听和观察，它才能真正行使护卫之责。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小狐狸，在我出家之前，  
那段我已弃绝的生命之中。但人总要吸取教训。”

“也许，你玩弄的那些狐技淫巧，只是想要保护我。”

和尚说完，开始向阿弥陀佛颂经祷告；  
然后又向鬼子母神祷告，她在遇到佛陀前是个夜叉，  
如今却是女子与孩童的守护神；他还向大日如来祈求；  
最后，和尚向宾头卢尊者咏诵了一篇简短经文，  
他是佛陀的弟子，罗汉首座，被佛陀禁止涅槃往生。  
他向所有这些神佛祷告，为了小狐狸，  
祈求他们的看护与悲泯。

诵经已毕，狐狸还是软塌塌地躺在草席上，  
一动不动，像个死物。





山脚下有个小村，大概半天的路程。

“也许，”和尚想，“村子里会有医师抑或智妇，可以救狐狸的命。”他未加多想，抱起瘫软的狐狸，开始向山下的村庄走去。

天气清冷，和尚在轻薄的僧袍中瑟瑟颤抖。

晚秋的苍蝇，是一年中最后、最老、最大也是最讨厌的苍蝇，它们围着和尚嗡嗡乱转，跟着他一路飞下山去，让他烦扰不已。

路程过半，山间的溪流汇成小河，水面上横着座木桥。和尚走过去，看到桥上走来一位老者。他有一部银白长髯，还有很长很长的眉毛。他走路时拄着一根弯曲的长拐棍，眉宇间充满智慧与祥和，但又有一丝顽劣，至少和尚这么觉得。

老人在桥上驻足，等和尚走近。

“此季的枫树很美，”他说，“斑斓多彩，稍纵即逝。有时我觉得秋和春一样美。”

和尚颔首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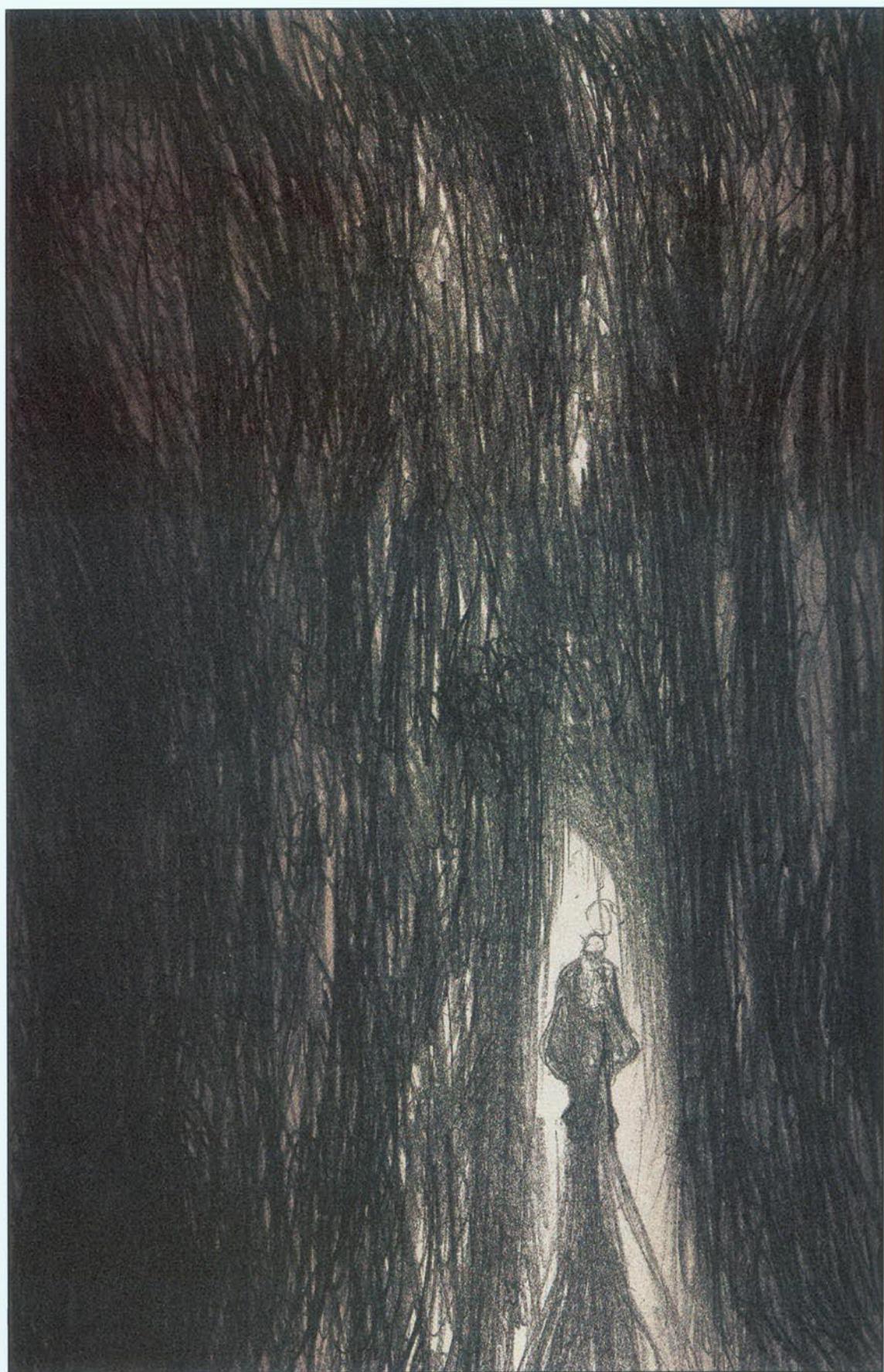
“你抱的是什么东西？”老人问道，“看着像条死狗。对僧人来说，这不是秽物吗？”

“这是只狐狸，”和尚说，“而且她还没死。”

“你准备杀了她？”老人不耐烦地说。

“我要带她求医，”和尚说道。

老者面色凝沉，他举起手里的拐杖，打了和尚两下——一记在头侧，一记在肩膀之间。



“这下！是因为你离弃庙宇，”老人打下第一杖时说道，“而这下！是因为你搀和狐灵鬼事。”

和尚低下头。“也许您责罚得对，”他说，“正如您所言，我没有看护寺庙，而且还抱着一只狐狸。可我相信带她求医，也是遵循正道。”

“正道？正道？”老人又用拐杖戳着和尚的胸膛，“为什么，你这个蠢货，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你若是遵循正道，就该带着狐狸回你的庙里去，然后把夜梦之君的信物枕在头下，睡上一觉。你的小母狐正是被困在梦境中。”

“我可否免受杖责，再多问一句，”和尚小心翼翼地说，“在哪能找到夜梦之君的信物呢？”

老人瞪着年轻的和尚，又看了看手里的弯拐棍。接着，他长叹一声，这口气长得就像个耄耋之人想要吹凉面前的热汤。老人伸手从袖子里拿出一片写有字迹的纸条，按在和尚手中。

“给你，”老人咕哝道，“但你到底还是个蠢货。不是狐狸死，就是你死；不管你是否心思纯良，尘世仙乡皆无一物能改变此事。”

和尚本想争辩几句，问问老人为何要给他这没有好处的信物。但当他反应过来时，桥上已不见人影，整个山麓间就只有他一个人形影相吊。

“这老人一定是宾头卢尊者，”和尚想，因为传说中宾头卢尊者经常化作长眉白须的老者；他始终在凡间修善积德，等待佛祖予他超度。

但和尚还是想不通，为何宾头卢尊者要帮他这么个卑微小民；他记起尊者是因为妄自显圣，被罚不能西方往生，但这并不令人宽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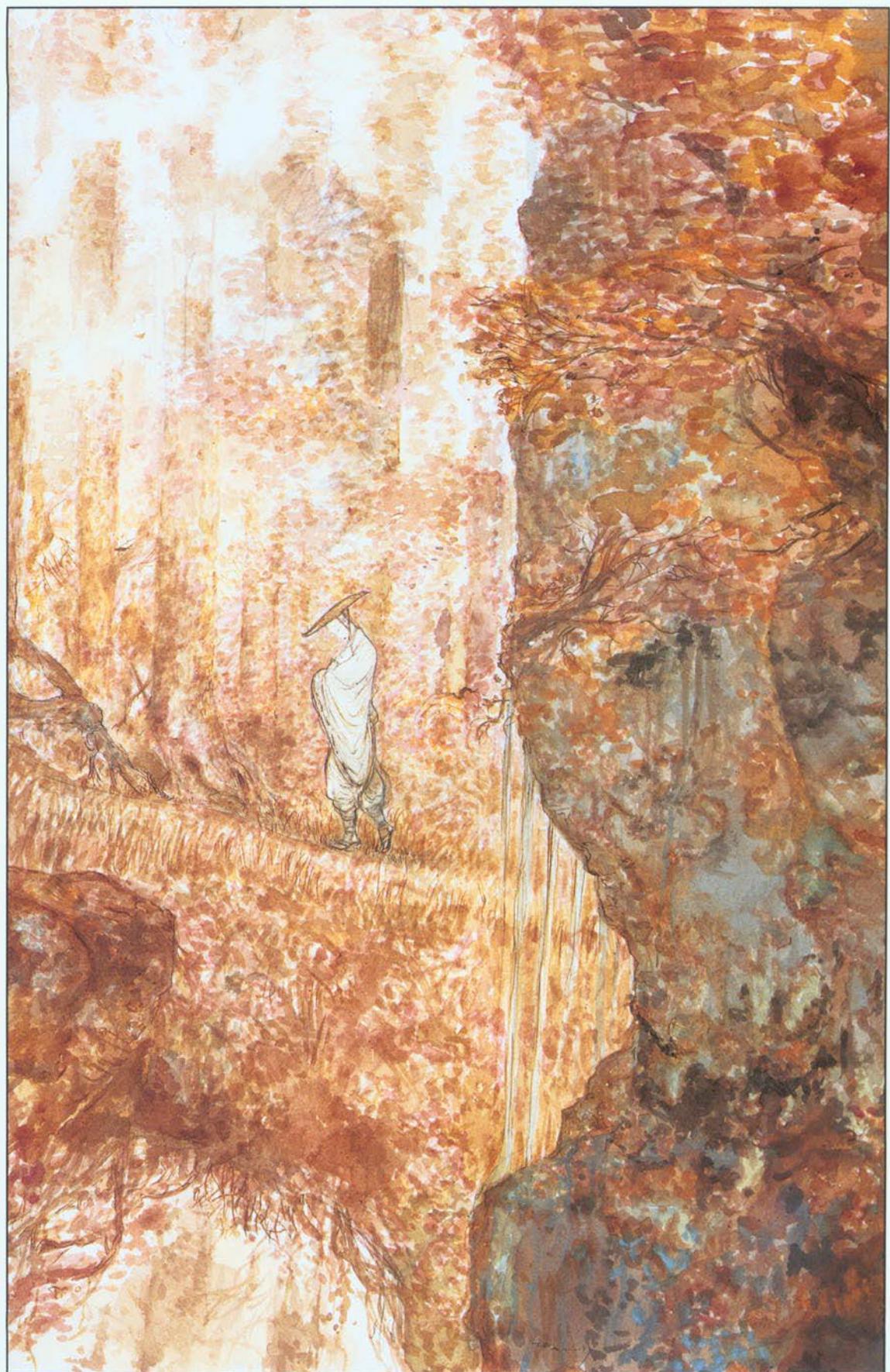


下山时，狐狸几乎轻如鸿毛，但当和尚踏上归路，却发现她的身体越来越重。一笼薄雾降下山坡，将万物虚化。和尚向山上走去，只觉得举步维艰。

他心中暗自思量，救助狐狸到底是不是正道。  
他想不清楚，但却知道自己不能弃她不顾。  
无论如何，也要试上一试。

和尚是早上离开寺庙的，下午晚些时候他才走了回来。  
秋雾挂在山间，有如蛛网蚕丝，  
而那渐低渐近的暮霭更让世间如坠梦境。

和尚走进小庙，就连这住了八年的地方，  
都让他觉得朦胧缥缈，仿佛一方幻土。  
炉火几乎已经冷透，和尚添了点炭薪，开始煮米饭，  
又烤了些切得很薄的葫芦片佐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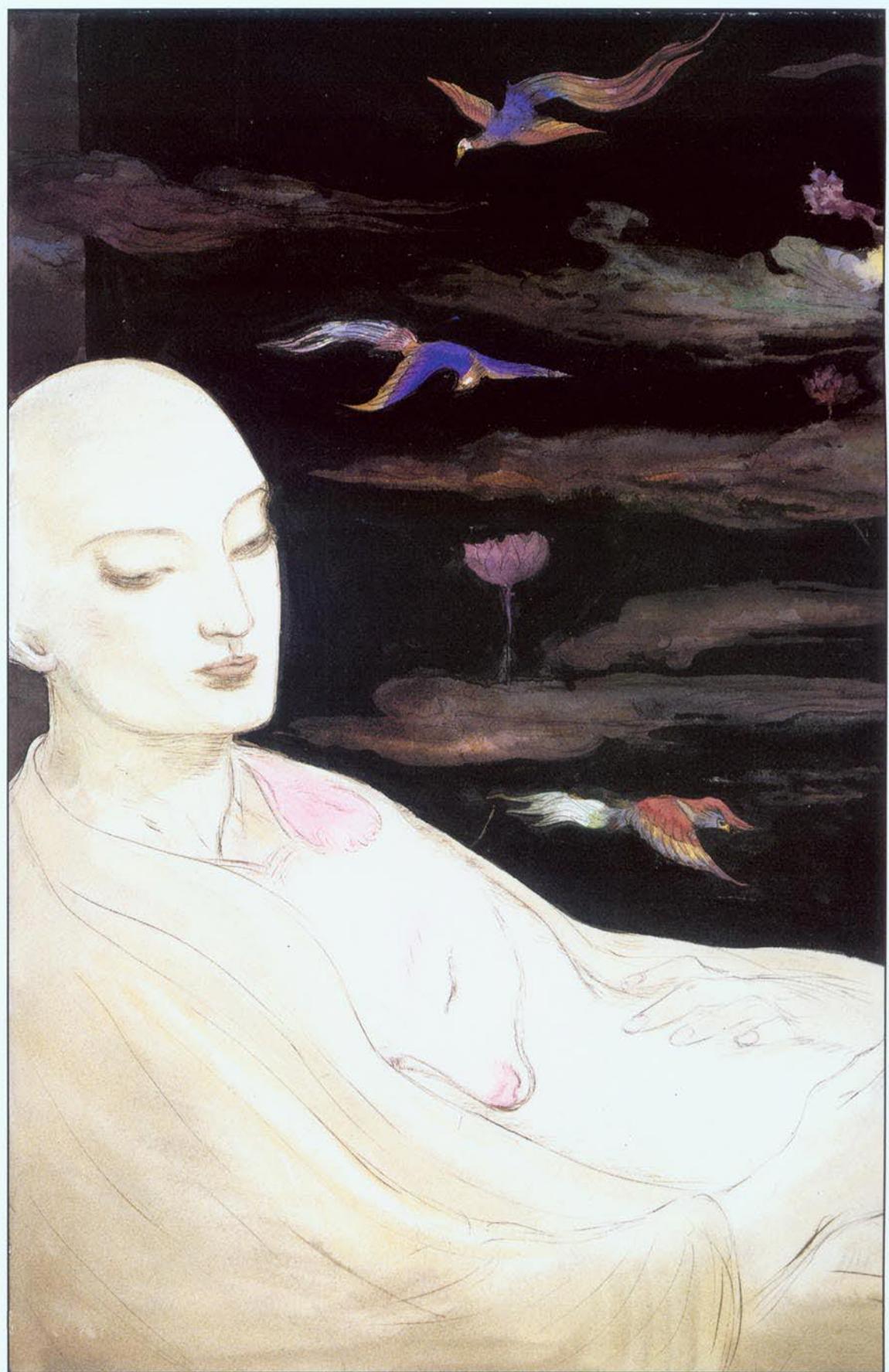
饭后他开始做晚课，但却不如平日那般专注虔诚。  
祷告是一回事；向某些神佛祷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不仅会倾听，而且会在路上把你找出来，  
被你冒犯时还会用拐杖打你脑袋。

在炉火辉光中，和尚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幻想。  
他觉得自己的影子似乎缺了一片，就像被撕掉了似的。

狐狸睡得像个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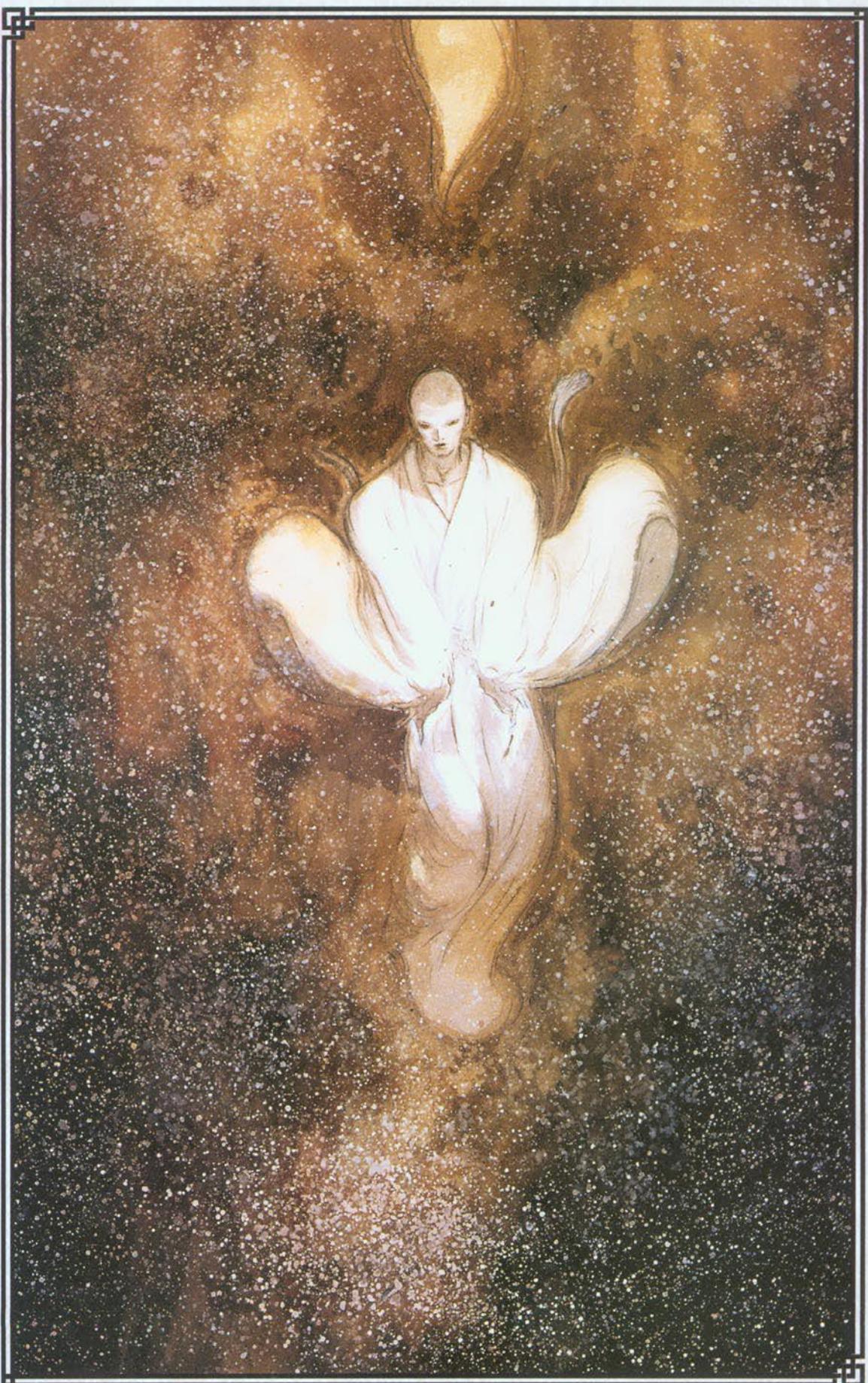
她那么小。和尚抚过狐狸柔滑的皮毛，  
又看了看宾头卢尊者给他的符纸。  
和尚不懂上面写了什么，当他看去时，  
那些文字仿佛在扭动闪烁，就像梦中的符记。

和尚把狐狸放在他的僧袍上，用自己的体温为她保暖，  
也许还能为她保住性命。他躺在睡榻上，  
将纸片放在枕下。来回一趟山路已经让和尚精疲力尽，  
他很快就陷入了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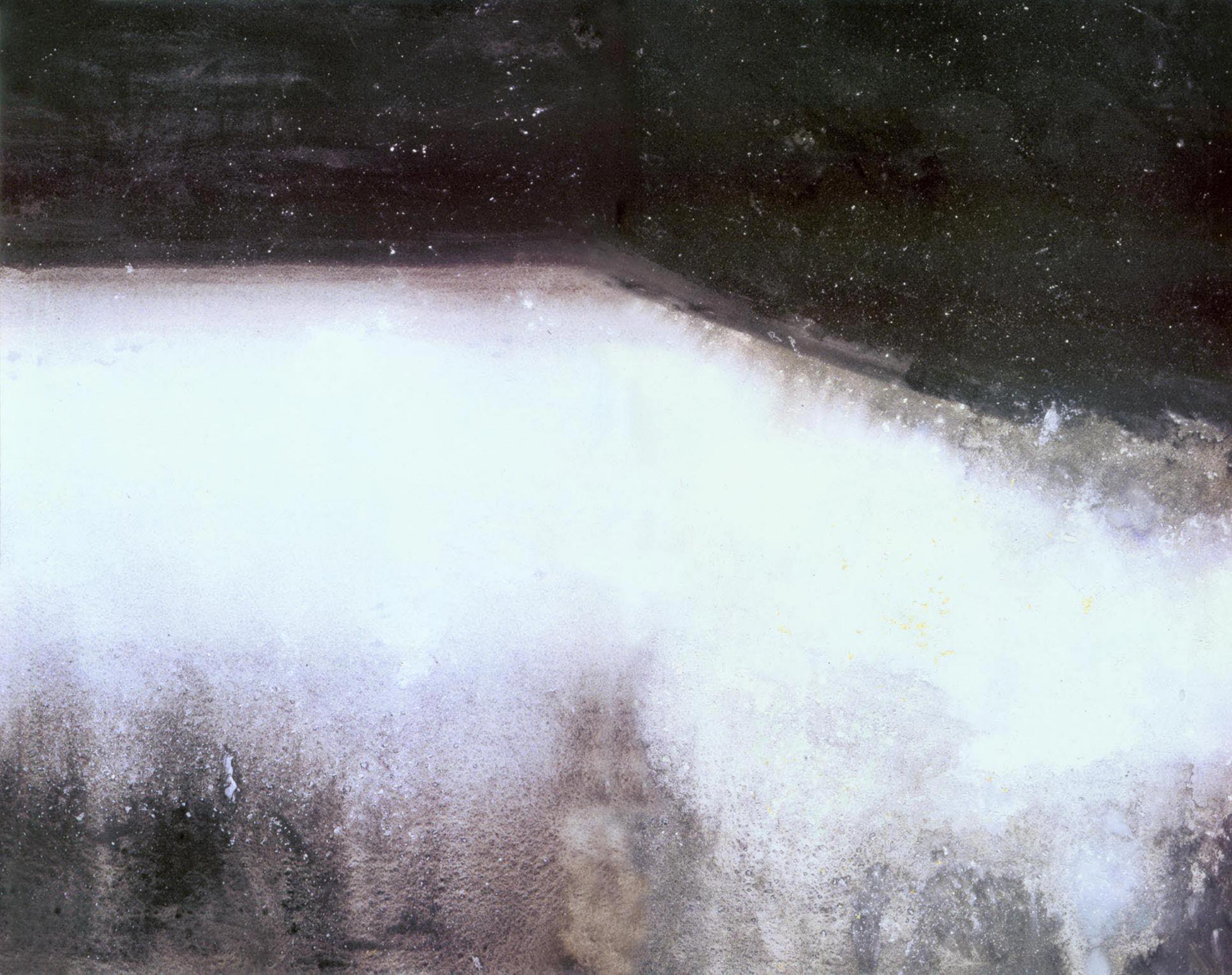




第五回









# 起

初，是黑暗。

黑暗中闪出一点荧光。接着又一点，再一点。光亮开始游弋。

它们是萤火虫。先是几只，继而聚起一群，  
最后成百上千的萤虫在黑暗中闪耀着它们的冷光。

这让和尚想起星辰之河，或是一座星桥，  
或是一条在黑暗中缠绕萦转的锦带，灿灿生辉，亦幻亦真。  
和尚沿着锦带行走。

那张信物就握在他手中，纸上溢出的光芒，比萤火更盛。

他走了片刻，一些明昧不休的萤虫开始陨落，  
像山茶花一样翩然而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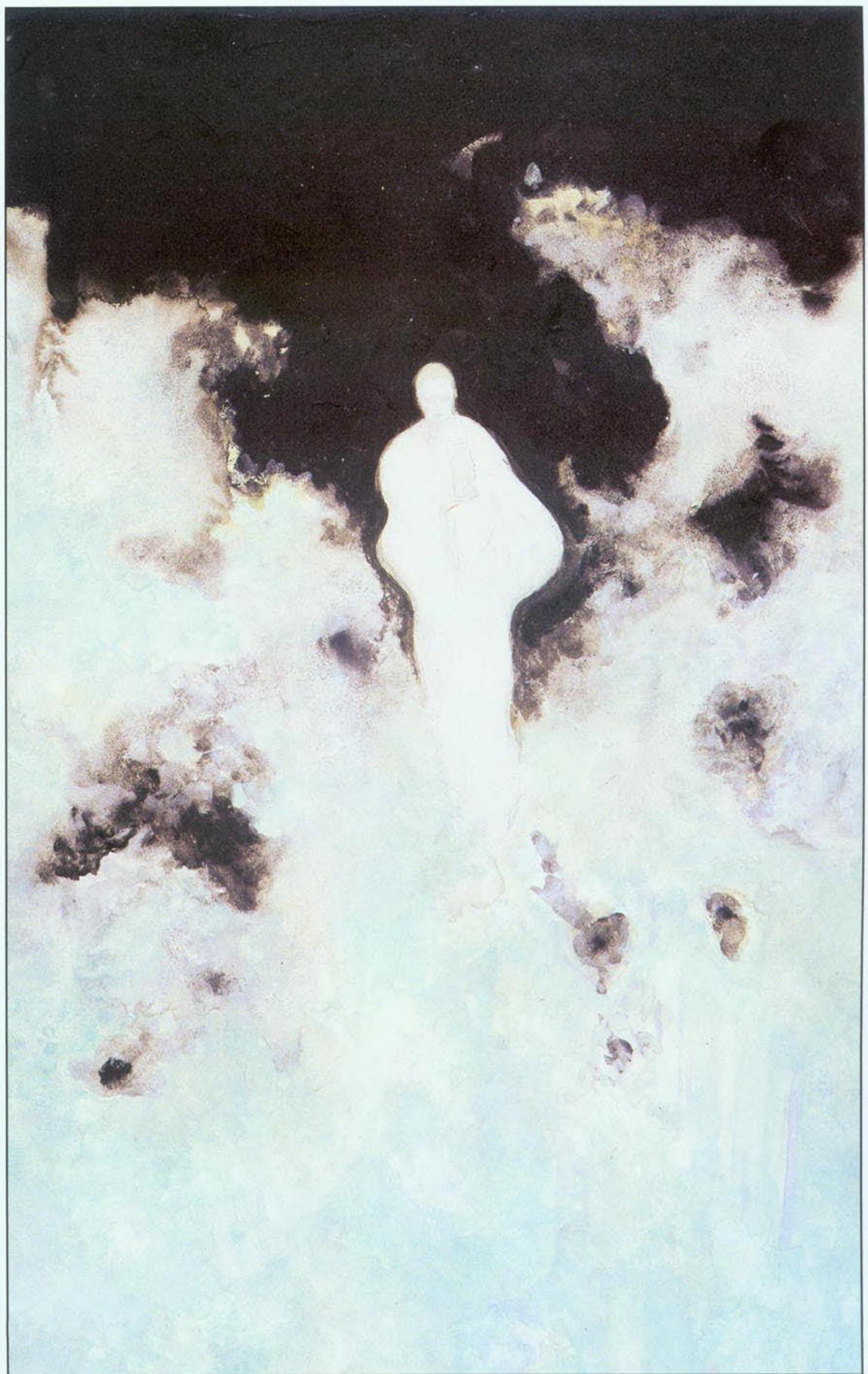
和尚同它们一起下坠。他发现自己并非自萤火虫间掉落，  
而是落过银河，那穿越夜空的众神之河。

他轻轻落在这片孔雀石般盈绿的碎石荒原。

和尚爬起身，行走在琉璃绿色的平原上。

在梦中，他足踏高木屐。这种鞋人们在雨季才会穿，  
好让自己远离泥泞的地面。行走间，木屐渐渐磨损消逝，  
没过多久，和尚就只得赤足而行。

片片碎石像无数锋利的小刀，  
鲜血从他脚上的伤口汩汩而出，  
在身后留下一串血红的足迹。



他走过一片怪骨嶙峋的平原，  
那些非人的尸骨早已破碎，锋利尖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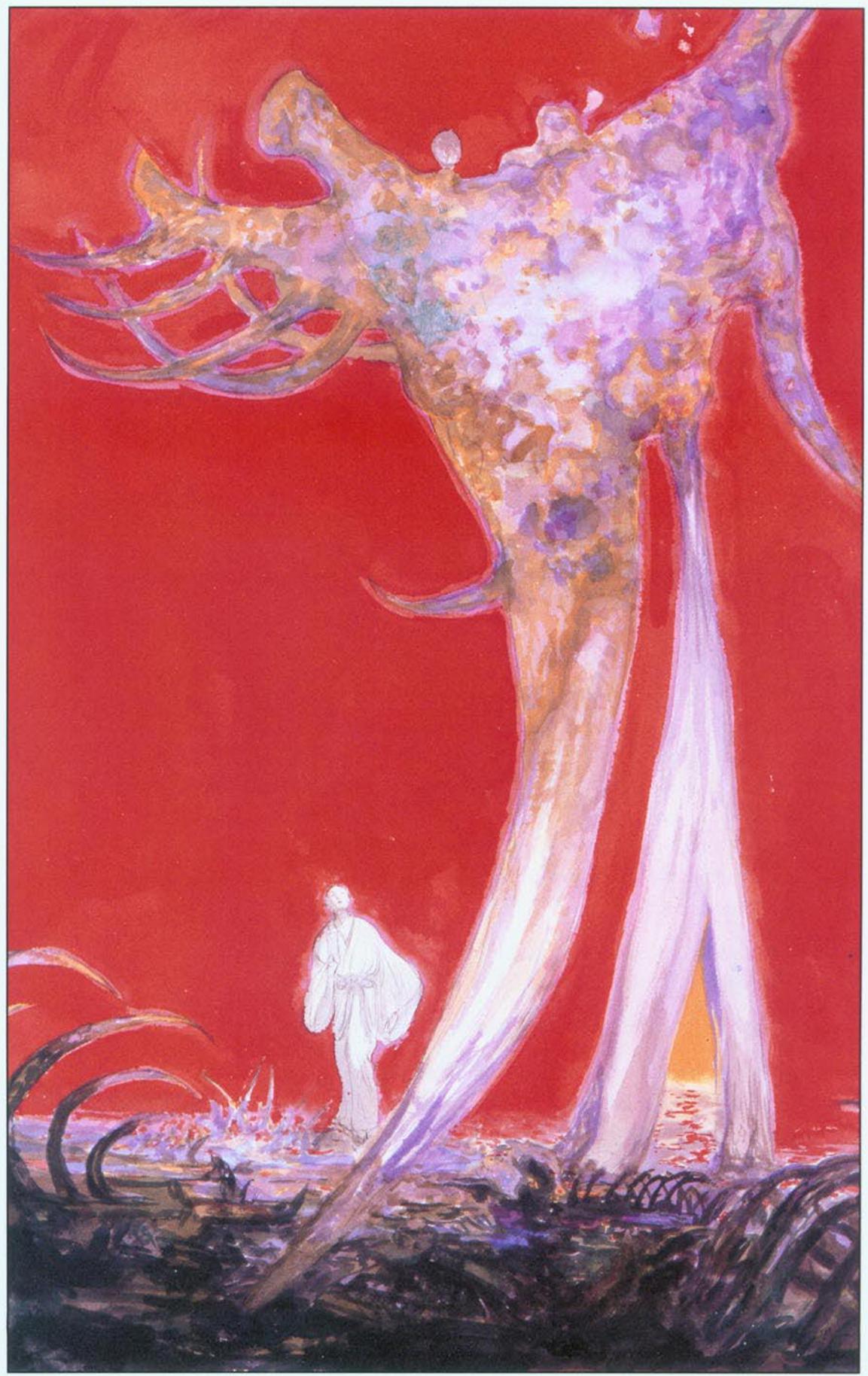
他走过一片湿热逼人的沼泽。空中充满咬人的蚊虫，  
体型之小肉眼难辨。这些飞虫趴上他的皮肤和眼角，  
叮刺咬噬，留下点点伤痕。片刻之后，  
苍穹已被满天的蚊蠓染黑。

纸条辉光更盛，和尚将它高举在身前，继续赶路。

他最终穿过沼泽，从喉咙里啐出最后一口黑蠓，  
又将它们从眼角抹净。

和尚走过一个向他私语的花园。它建议和尚回头，  
告诉他梦之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  
还说他应该留在花园里，漫步在它的小径上，  
闲坐在它的甜水旁。但和尚始终不知道，  
花园为何能对他说话。

他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继续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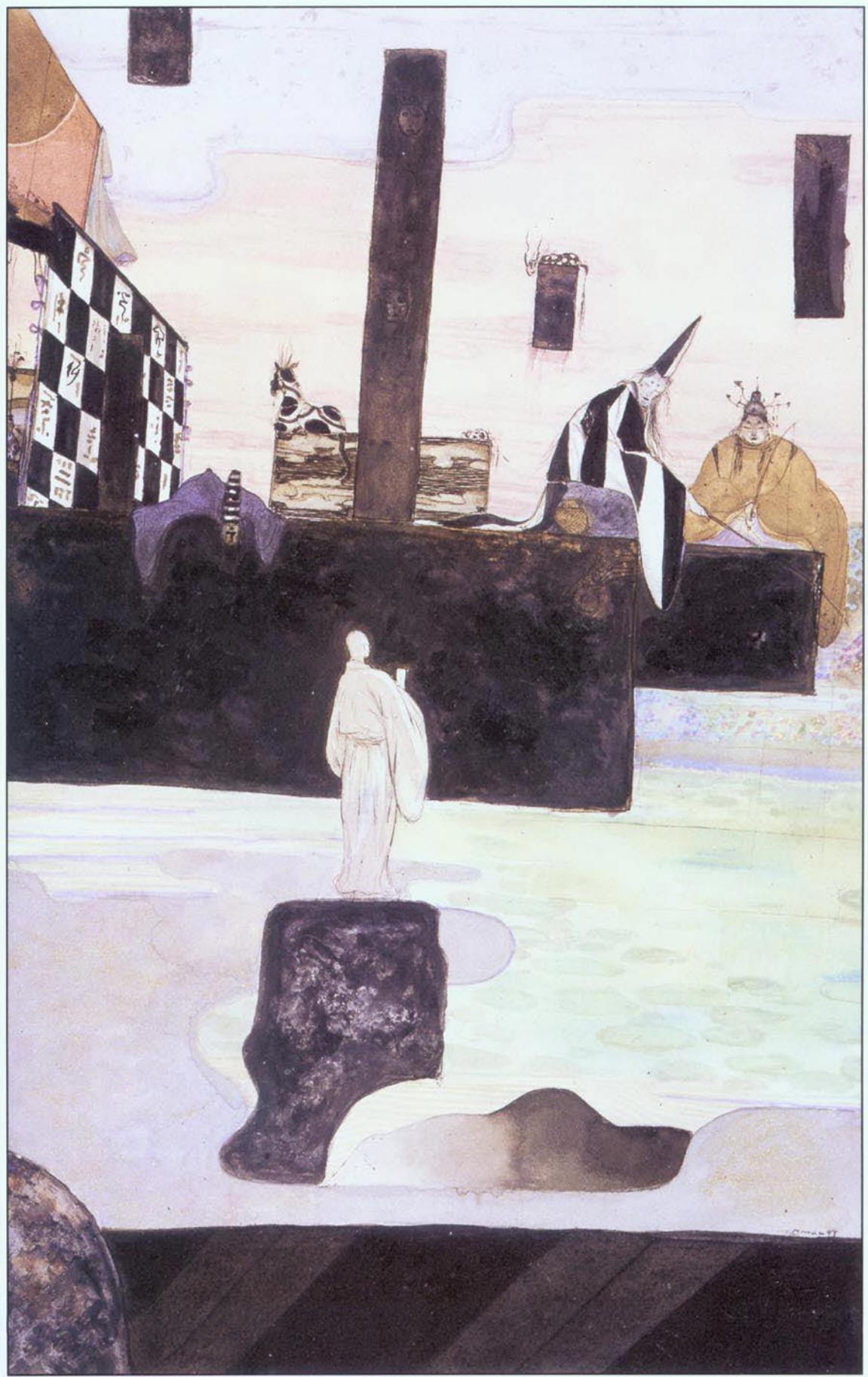
和尚在两栋比邻的房舍前驻足。  
有两个人正坐在其中一间的缘侧，面对廊下的池塘持杆垂钓。  
“我要找夜梦之君，”和尚喊道，“这条路对吗？”  
“每条路都通向他的疆土，”第一个人问道，“你又怎能走错？”  
第二个人身材丰腴，面带愁容。他一句话也没说。

和尚向他们展开信物。如果说之前还有些许疑虑的话，此刻他已确信自己是在梦中。因为他竟能读懂纸上的字。那是些很简单的文字，简单到和尚很奇怪先前怎么会读不懂。这些文字书写着一个人，他可以从混沌或虚无中塑造、制造、铸造，将无形无相之物化作幻梦，但离了这幻梦，任何真实都将失去意义。

第二个人轻哼一声，引来和尚的注意。  
他仿佛是不经意间，指了指一座山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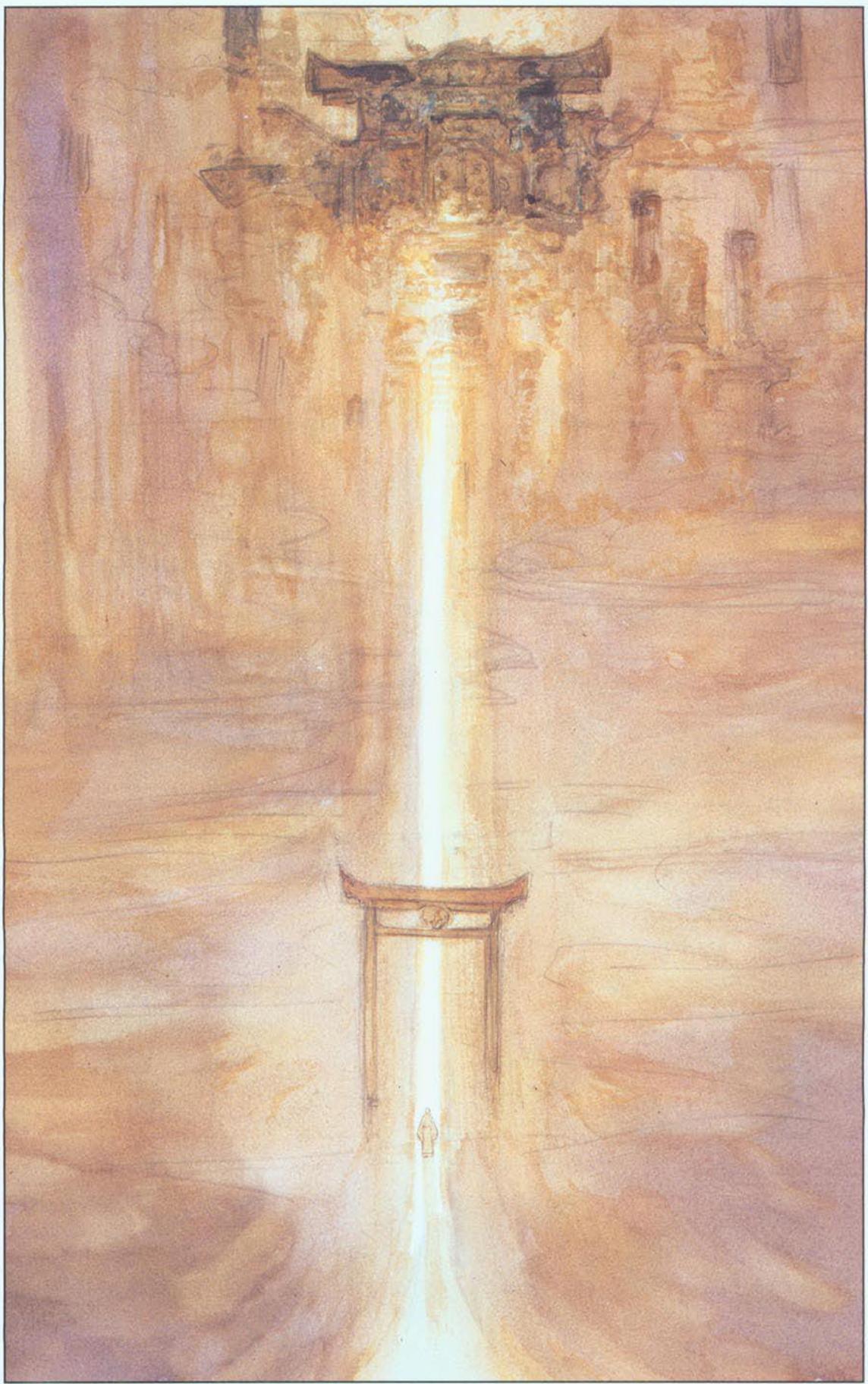
和尚施礼致谢，向那座山走去。

他来到山脚下，回头看去，发现胖男人面朝下飘在鱼池中。  
而凶手正从房子的露台上俯瞰着他的尸身。



和尚走到半山腰，又回头张望。  
房子，连同那人和鱼池，都已消失。  
它们方才的所在只剩一片荒冢。

在他前方，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建筑，  
与周围的景致浑然一体。  
它是神殿，是城堡，也是住所。它有水瀑和花圃，  
有彩绘屏风和华美的拱顶。和尚说不清这是一座房舍，  
还是一百座。他能看到诸多院落、果园和树木；  
在那些奇异的花圃中，比邻的树木上，  
春华、秋叶与夏实竟相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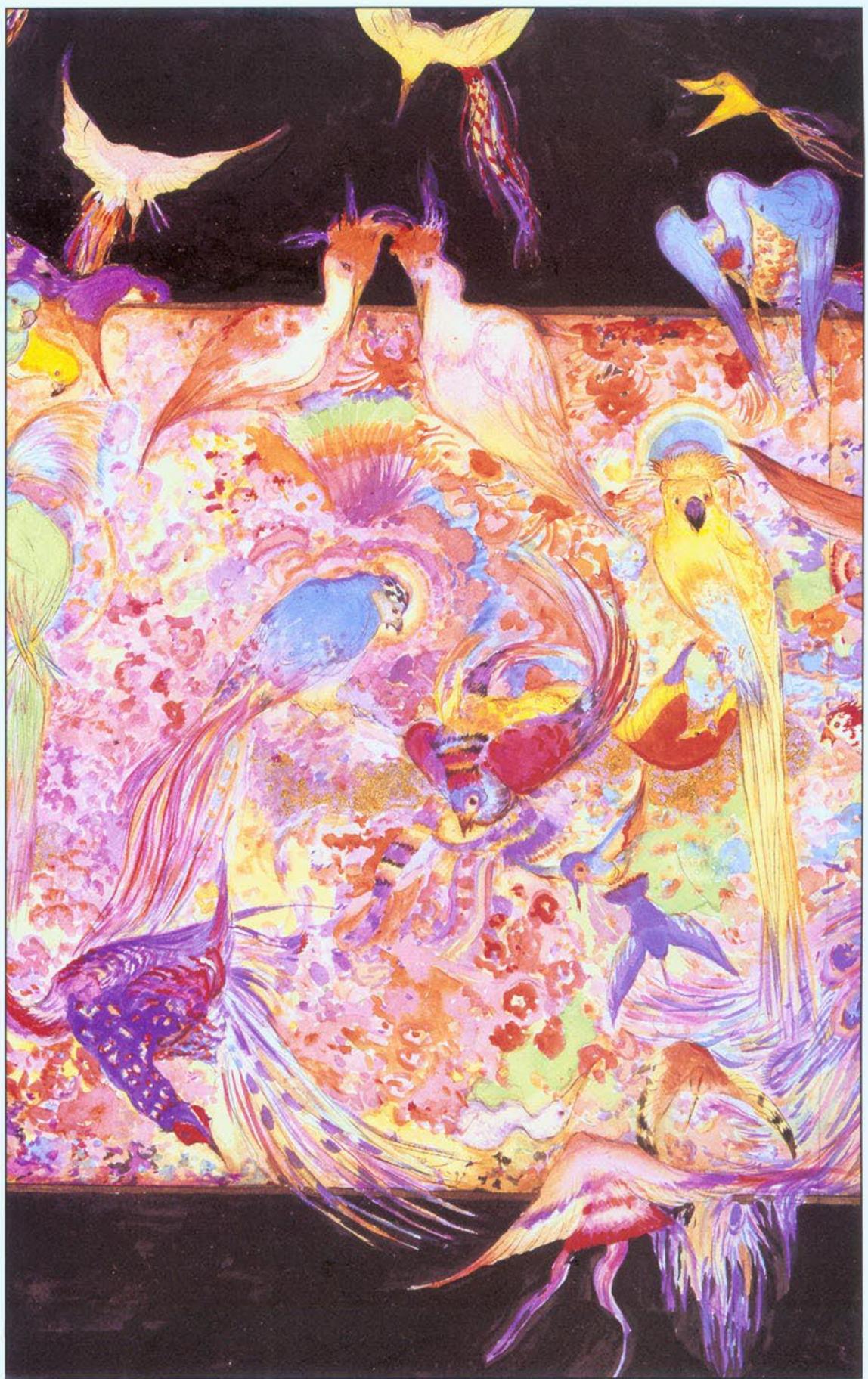
艳丽的鸣鸟在树上歌唱；它们的羽色或红或蓝，  
美艳鲜活宛若飞翔的花朵。那歌声也同样奇异莫名。

和尚从没见过这样的所在。

房前是一道拱门，由金色的木材造就，上面刻着奇禽异兽。  
和尚走到门前，敲响了挂在那里的一面小锣。

锣鸣无声，但他确信，那些应当知道他在门前的人，  
已然知晓。

大门打开，继而变化，一个绚丽多彩的生灵立在他面前。  
这是只怪鸟，头颅如狮，尖牙蛇尾，巨翼蔽天。  
竟是巨大无朋的时及鸟，神话中的生灵。





“鸣锣所为何事，”时及鸟说，  
“你又是何人，为甚打搅我主？”

“这里真美，”和尚说，“等我醒来，世上再无这般景致，  
因为它们均非此地。如此想来，更让这宫殿平添几分美色。  
我是否真的站在梦之君的宫殿花园里？”

他的话语轻柔至极，但却蕴含着对守门者的叱责。  
即便是神话中的生灵，也应晓得礼数。

“此地正是梦之宫，”时及鸟咆哮道，“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不然我就把你吃了。”

和尚伸出手，将宾头卢尊者给他的纸片展示在时及鸟面前。  
它绽出光华万千。巨鸟低下头喃喃私语。  
“我没料到，”它说，“我以为你不过是个梦者。”

和尚发觉有什么东西正从一棵黑松上俯视着他。  
那是只渡鸦，体型颇大，毛色黑且暗。  
它察觉到和尚的视线，扑愣愣飞扑而下，落在他面前的步道上。

“跟我来，”渡鸦的声音好似两块岩石在磨擦。

“你会带我去见梦之君吗？”和尚问。

“你不会向一首诗发问，不会向一片飘零落叶，  
或是山颠雾色发问，”渡鸦说，“你又为何要向我发问？”



房舍像一座迷宫，  
和尚跟着渡鸦穿过蜿蜒曲折的走廊和奇异肃穆的亭台；  
走过平静的池塘和峻秀的山石，穿行在屏风隔成的通道中。  
他始终跟着黑鸟前行。

“从你的回话判断，”和尚说，“我猜你是个诗人。”

“我侍奉夜梦之君，”黑鸟说，“听他的差遣。”  
它拍打翅膀，谷翼而翔，落在一扇同和尚差不多高的屏风上。  
“但你说的也没错。我曾是个诗人，而且像所有诗人一样，  
我在梦之国逗留得太久。”

渡鸦让和尚走进一间彩绘屏风隔成的屋子。  
房间的一端有座高台，台子上放了张镶有珠母的木椅。  
这是张完美的座椅，木工古朴，样式离奇。  
和尚知道这一定是梦之君的王座。

“在这里等着，”渡鸦说完仰首阔步走出房间，  
就像个傲慢的老侍臣。

和尚手足无措地站在觐见室，等待着梦之君的驾临。

在和尚的想象中，梦之君是个老人，  
有着长长的胡须和指甲，接着他变得好似宾头卢尊者一般，  
最后又化作半人半龙的妖魔。

和尚的目光被环绕房间的屏风所吸引。  
只要他注视着屏风，那些彩绘图案就静止不动；  
但他稍一分神，上面就会变化出前所未见的景象。  
他转开目光，屏风上的生物便会游移。  
传说落幕，新的传说悄然登场。

他独自站在觐见室中，看着彩绘屏风。  
不知从何时起，和尚不再是孤身一人，  
因为梦之君已坐在高台上的王座中。









和尚深施一礼。

梦之君的肌肤白似冬月，长发黑如鸦翼，  
双眸宛若倒映夜空的池水，远星在其中闪耀燃烧。  
他的袍色若夜，诸般火焰和面孔在底纹上浮现又消失。  
他开口说话，声音轻柔如丝，坚韧如丝。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尚听到一个声音从脑中响起，  
但你不该来。

“我擅自登门，”和尚说，“只求您救下一只狐狸的性命。  
她身在尘世，魂迷梦土。倘若您袖手旁观，狐狸迟早命丧此地。”

也许她，夜梦之君言道，只求迷失梦乡。  
她所行之事，必有自己的道理，而这道理你知之甚少。  
更不消说她是只狐狸。她的命运又与你何干？

和尚踌躇片刻，开口说道：“佛祖教诲我等，  
对万生万灵，都要爱要敬。狐狸从没害过我。”

梦之君上上下下打量着和尚。仅此而已？  
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离弃庙宇，来梦土寻我，  
只为此事？只因你对万生万灵，都有爱有敬？

“万物于我皆有责，”和尚说，“既削发为僧，  
我便已舍弃诸般欲念，隔断尘世羁连。”

梦之君沉默不语，像是在等待什么。

和尚低下头说：“但她化作少女时，那肌肤的触感，  
我始终难以忘怀。这段记忆将伴我走到此生尽头，  
乃至尽头之后。何况，最难斩断是情丝。”

我明白，梦之君说。他站起身，走下高台。  
如果把他当作人来看的话，梦之君的身量很高。  
随我来，他说。



水瀑自宫殿的一面墙壁上倾泻而下。  
两人穿行过去，涓流在他们身上冲刷吹拂，却没打湿分毫。

水瀑的另一侧有座避暑小筑。梦之君带着和尚向那里走去。

你的狐狸也来找过我，祈求一件礼物，梦之君说，  
她对心中的爱恋比你坦诚得多。我把礼物给了她。  
狐狸梦你之梦，与你一道做了前两个梦，  
又替你梦到最后的结局，用黑匙打开了漆匣。

“她在哪？”和尚说，“我如何带她回去？”

你为何要带她回去？梦之君说。  
这非她所愿，对你也没有好处。

和尚不发一语。

君王指了指小筑里的桌子。那上面放着一个漆匣，和尚曾在梦中见过。  
钥匙就插在锁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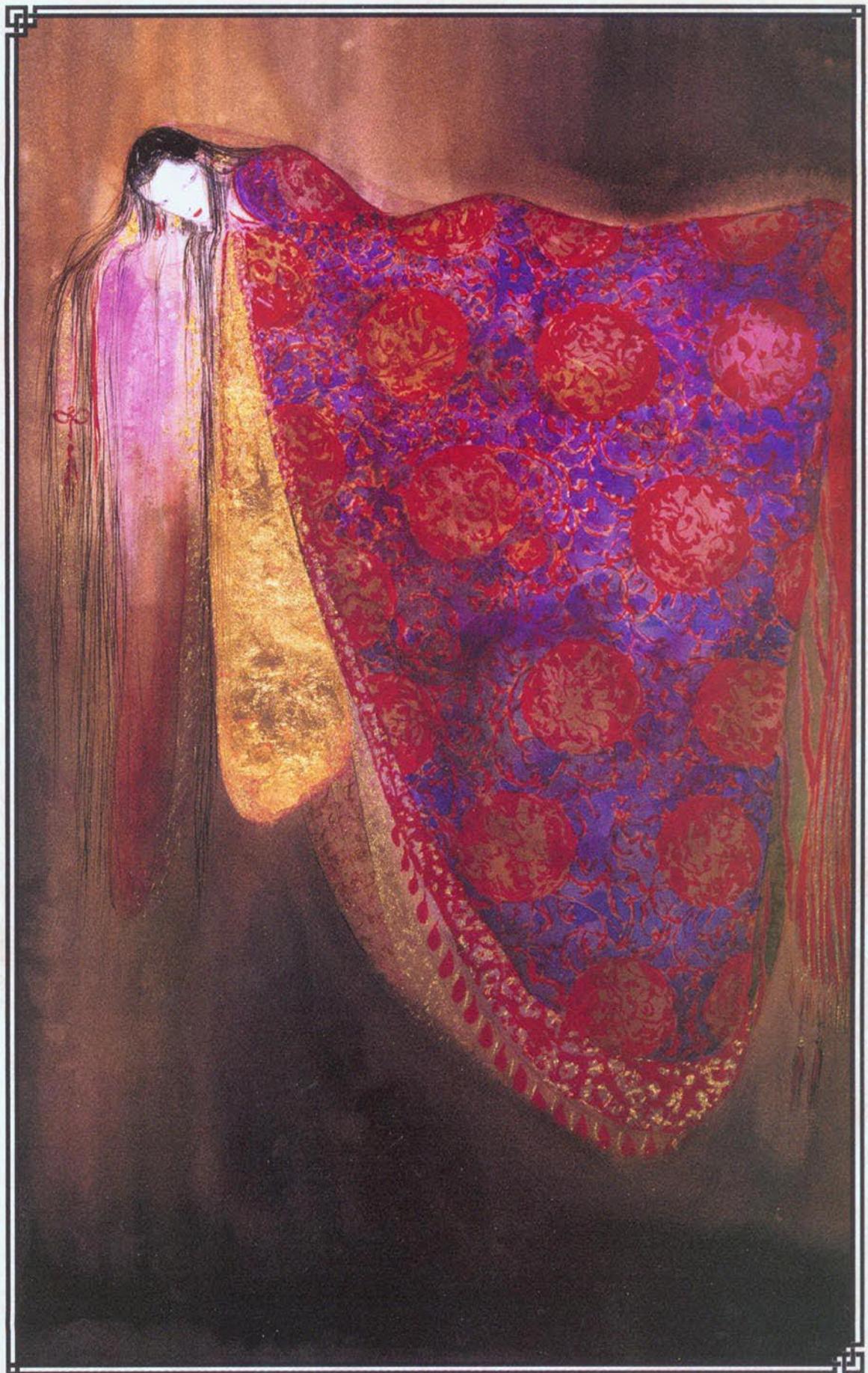
她就在这儿。如果你主意已定，就去找她吧。

和尚俯下身，慢慢打开匣子。盒子张开，张大，张满天地。  
他走了进去，毫不迟疑。





第六回



# 起

初，和尚觉得漆匣里像个似曾相识，  
却又早已被忘却的地方——也许是幼年时的房间，  
或是庙里尚未被发现的密室。

这个房间空无一物，只有角落里放着面镜子。  
镜面散发淡淡微光，宛若落日前最后一缕残阳。

和尚捡起它。

镜子背后有幅画，上面画着两个人：一个是傲慢暴躁的男人，  
目光如炬，须发灰白；另一个虽然沾满污垢霉腐，  
但很容易看出就是和尚自己。

他把镜子翻过来，向镜面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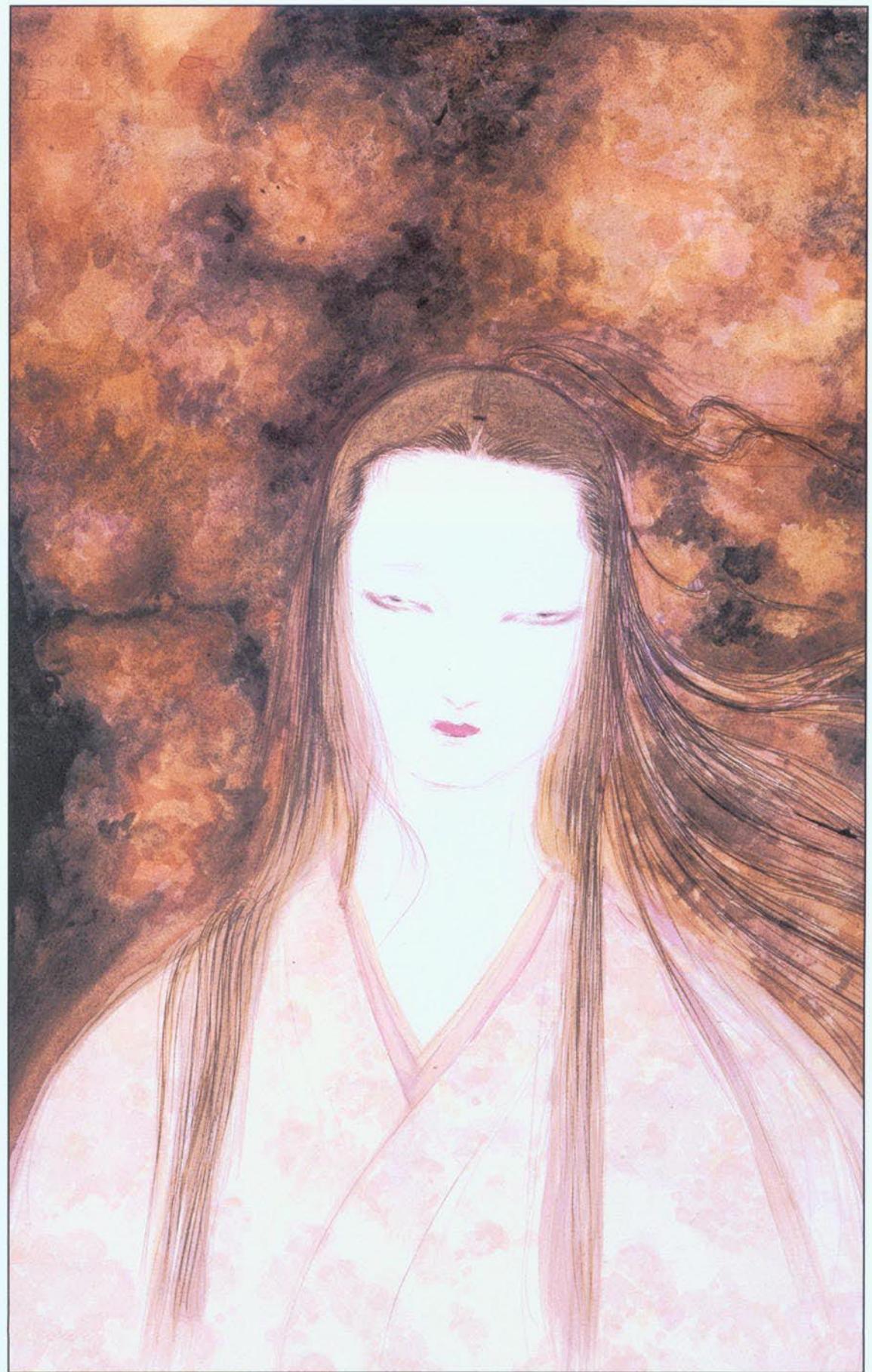
和尚看到一个绿眸少女，光晕勾勒出她的玲珑倩影。  
少女觉察到和尚的目光，慢慢低下头。

“你为何要来？”她语带忧伤，轻声说道，  
“我把自己的性命都给了你。”

“你睡在寺庙的门槛上，”和尚对她说，“我唤不醒你。”

她猛地仰起头。“我跟着貘，”她对和尚说，  
“一路跟着它们，看它们吞食梦境。你进入梦乡，  
我也跟了进去。你父亲给你那个漆匣时，我就在那儿，  
你醒来后，我将漆匣留下。你祖父给了你钥匙，  
你醒来后，我也把钥匙取走了。”

“第三天，我从早到晚一直跟着你，夜幕降临时，  
我在你的门口躺下。梦在找到你之前，肯定要从大门路过。  
我沉沉睡去，看到梦滑出黑暗，就扑了上去，把它抢为己有。  
我在梦中用钥匙打开匣子。它张开后，大如苍穹，  
我无从选择，只能进去。”



“我很害怕，因为我迷失在这个盒子里，找不到出去的路，也找不到回到身体的路。我被吓坏了，心情沮丧，但又非常骄傲，因为我知道我救了你的命。”

“你为何要救我？”和尚问道。但他清楚自己早已知道答案。

狐女的魂魄嫣然一笑。“你为何要来找我？”她问，“为何要来这儿？”

“因为我在乎你，”他说。

少女垂下目光。“那——你已经来了，已经知道了真相——你肯定也知道现在该离开了。我已救下你的命。与你为敌的阴阳师会代你而死，你可以回到庙里去，继续种你的南瓜和难吃的干山药。若是得闲，也请为我颂篇往生经。”

“我是来救你的，”和尚说，“这是我的使命。”

“你怎么救我？”女孩苦涩地说，“你能打破镜子的铁框吗？”

“不，”和尚说，“我不能。”他拿出宾头卢尊者在桥上给他的信物，念出那上面写着的名讳。梦之君出现在他身旁。



那么，君王说，你准备离开此地了吗？

“陛下，”和尚说，“我是个僧人。除了食钵一无所有。但狐狸梦到的梦，本该属于我。我求您把它还给我。”

但，君王说，如果我把梦还给你，你就要替她而死。

“我知道，”和尚说，“但这是我的梦。我不会让狐狸做我的替死鬼。”

梦之君点点头。他的脸色毫无变化。但和尚觉得自己的决断让王者悲伤，也让他欣喜。年轻的和尚知道他索求的是正道。

君王一挥手，空茫的镜子躺倒在地板上。黑暗中，狐灵站在和尚身旁。

你以身相殉，秉持正道，君王对和尚说，现在轮到我帮你一个小忙了。你会有一点时间与狐狸告别。

狐灵扑倒在君王脚下。“但你发誓要帮我！”她愤怒地说。

我帮了你。

“这不公，”狐狸说。

是的，君王领首，这不公。

说完，他悄然离去，留下两人独处。



传说中只记叙这些：他留两人独处，让他们告别。

也许他们笨拙地说出别离之辞。他们之间的阻隔——  
弃世的和尚与狐灵之间的阻隔——如鸿沟天堑，不可逾越。

这很可能。

但有人记得他们为彼此所作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  
她可能觉得，在那段时间里两人曾共赴巫山，  
或者说梦到了那一番云雨。

这也可能。

他们道别已毕，梦之君又再度出现。

**诸事重回其轨**，他说。和尚发现自己正从镜子里看着狐狸。

“我会把命给你，”她悲声轻语道。

“活下去，”和尚说。

“我会为你复仇，”狐狸说，“对你下毒手的阴阳师，  
会学到夺走狐狸所爱意味着什么。”

和尚从镜子里注视着狐狸。“莫寻仇，且寻佛，”  
他对少女说。接着和尚转身走向镜子深处，翩然远逝。



小狐坐在岩石荒野中，身边是皮毛若夜、身形如宇的梦之狐。  
“我所做的一切，”她说，“我努力去做的每件事，都没有意义。”

没有一件事会没有意义，梦之狐说。没有一件事会是徒劳。  
你年岁日添，你做出了抉择，你已经不是昨天的狐狸。  
记住学到的东西，活下去。

“他在哪？”小狐问道。

他的身睡在寺庙的草席上。他的魂会去该去的地方。

“他会死，”小狐说。

会，梦之狐说。

“他告诉我不要寻仇，而去寻佛，”狐灵悲声说道。

诚乃良言，梦之狐说。复仇是条不归路。  
你应明智地避开它。那么……？

“我会寻佛，”狐狸猛地仰起头说，“但我要先寻仇。”

如你所愿，梦之狐说。

小狐不知道它是高兴还是忧伤，是满意还是恼怒。

巨狐一甩尾巴，跳过梦疆，把小狐独自留在前所未有的孤独中。

狐狸在山腰的小庙中醒来，和尚就在她身旁。他双目紧闭，  
气若游丝，皮肤泛起海沫的颜色。

已经向他道别，却还看着他躺在这里，很痛。  
但小狐还是待在他身边，照料着他的身躯。

第二天，和尚平静地死去。

狐狸在小庙中为他操办了葬仪。和尚被埋在山腰，  
与往昔无数岁月中照料过这座小庙的僧人们为伴。





满月升起又落下，残月高高爬上天际，阴阳师还活着。  
不仅如此，他能感到心中的恐惧正逐渐枯萎。

他拿过漆匣、黑匙，和那些小磁碟，  
把它们裹在方巾里（现在方巾上只有他的脸，  
另一个人物已经连点污迹的残影都不剩了）。  
在黑夜死寂中，阴阳师把它们埋在一棵树下，  
这树很久以前曾遭雷击，枝桠扭曲得让人心悸。

他为自己还活着而宽心。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乐。  
阴阳师的好日子到了。

皎月在空中再度圆满时，一位出身高贵的少女来拜访他，  
向他求卜吉日良辰。那天雾气浓沉，挂满天地，  
条条卷须缠绕在阴阳师的府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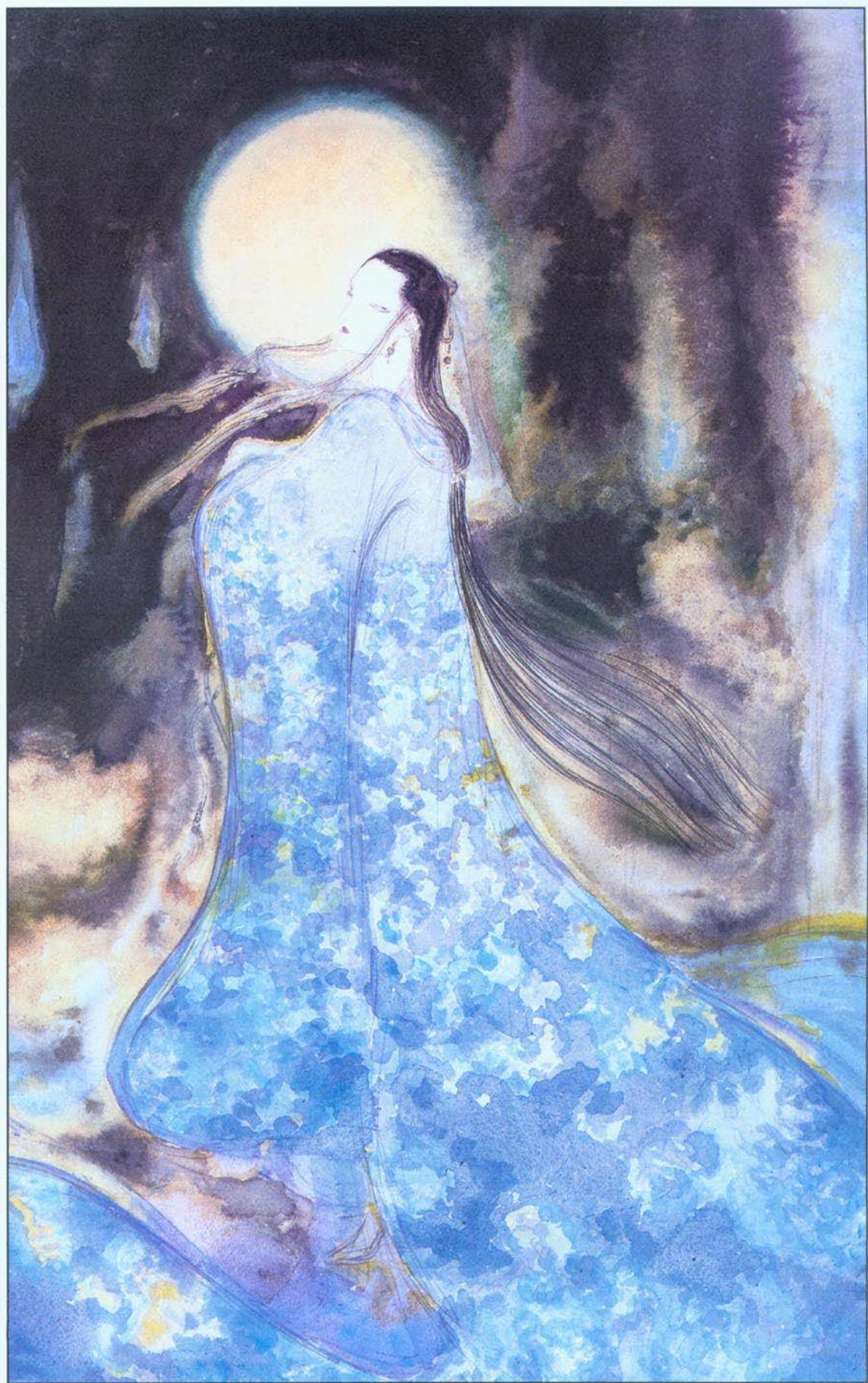
女子用金币和最甘美的大米答谢他的智慧。  
这些钱币如此古老，已经看不出币面的图案。  
随后，她坐上一辆华美绝伦的牛车，离开了阴阳师的宅邸。

阴阳师让仆人骑马跟上，去搞清少女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几个时辰后，仆人回来禀报说，  
少女住在京城北方几里外一栋古老而恢宏的宅院里。  
他将那个地方描述给阴阳师。

日子一天天过去。阴阳师无法把少女的面容从心中抹去；  
还有她走路时的窈窕身姿，高贵又充满诱惑。  
他想象着如何得到她，抚摸她，占有她。

每个夜晚，他一闭上眼，少女就会出现：  
她的头发，长且黑；她的眼睛，好像春日暖阳下舒展的绿叶；  
她的纤足，碎步翩翩；她的声音，如梦中仙乐；  
还有她持扇的柔荑。



他去和宠姬行房，却发现自己毫无兴致，便回到书房，写下一首诗，将他对少女的思慕比作池水被秋风吹皱，又慢慢平息。阴阳师让仆人把它送给少女。

仆人带来了她的回音，在这首诗中，少女提到水面上的月光被风吹乱的情景。阴阳师吟咏着诗句，心驰神往，少女飘逸秀美的书法也让他赞叹不已。

他向废屋中的三个女人问起少女的事。老妇只是狂笑不止，什么也没说，笑声之烈，阴阳师觉得她会就此死去。双手如冰的年轻女人说，“她所爱的人已经死了。”

“正好，”阴阳师说，“我何时拜访她最为合宜？”

但三个女人只是叽叽咯咯地笑，好像在嘲讽他，阴阳师愤然离开了她们的破屋。

第二天夜里，他来到少女的府第。  
阴阳师求少女恕他不告而来之罪，自陈是情非得以。  
说他通过卜算术得知自己必须离家赶往吉位，  
也就是北方。而且他必须在北方逗留一夜，早上再回城。

少女邀他共进晚膳。

这栋房子宏伟华丽。他和少女单独用饭，她的仆人们不断送上阴阳师从没尝过的珍馐佳肴。

“我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  
他咬了一小口沾了冷酱汁的奇异肉食。

“想想吧，”少女说，“如果我不在这里，您也许只能坐在摇摇欲坠的老旧空屋里，和鼠豸蛛虫一起用饭。”



用罢晚膳，阴阳师坦言自己渴求与她床第相欢。  
少女倒上两蛊米酒，告诉他这是无稽之谈。

“我怎会甘为姬妾？”她问道，“您有妻子，还有个小妾。  
那我算什么？”

“我是你的，是你一个人的，”阴阳师对她说。

“您现在是这么说，”她说，“但云收雨住，  
您的妻妾又会变得娇媚诱人，我只能独守空房。  
我想您今夜不该留在此间。您的牛车会带您到另一处房舍过夜。  
如果您真的爱我，只爱我一个，那就日后再来。”

“我今日便是为此而来！”阴阳师说。

“但若您还有自己的家，”她说，“我就永远不会属于您。  
我要您来这里，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府邸。  
我的宅院会属于您，永远属于您。但如果您另有住所，  
早晚会想念它，总有一天您会把我撇下。”  
她微微挪动身子。阴阳师觉得自己似乎瞥到一眼，  
少女袍服下白润柔滑的酥胸。

“我会处理掉我的家，”阴阳师感到欲火在胸中灼烧。

“还有件事，”少女碧绿的眸子燃进他的双眼，“就是您的阴阳术。  
我知道您能号令天狗、妖鬼。要是我让您不悦，  
您就可以用那些卷轴上的法术随手把我变成一只飞鸟。  
我怎能做您的爱人，您的妻子呢？”

少女又为他倒上一蛊米酒。这令她的袍服稍稍滑开了几分，  
阴阳师看到了一握柔白的酥胸，乳头粉艳得好像日出。  
阴阳师扑过去想要抓住她，  
少女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阴阳师的失礼，只是灵巧地向后一退，  
避开他的双手，缓缓起身向他道辞。

阴阳师意识到良宵已尽，不禁大声叹息，  
犹如世间所有门轴同时呻吟。就在此刻，疯狂攫住了他，  
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第二天，京城起了两处火头。先烧起来的是阴阳师的府邸，  
全城排第十七的庭院。  
阴阳师早上把所有卷轴法器高高堆满一辆牛车，  
赶车离开了家，所以没人怀疑到他身上。这是一场惨烈的火灾，  
烧起来时，他的妻子、小妾和所有仆人都还在安睡，  
这火夺走了他们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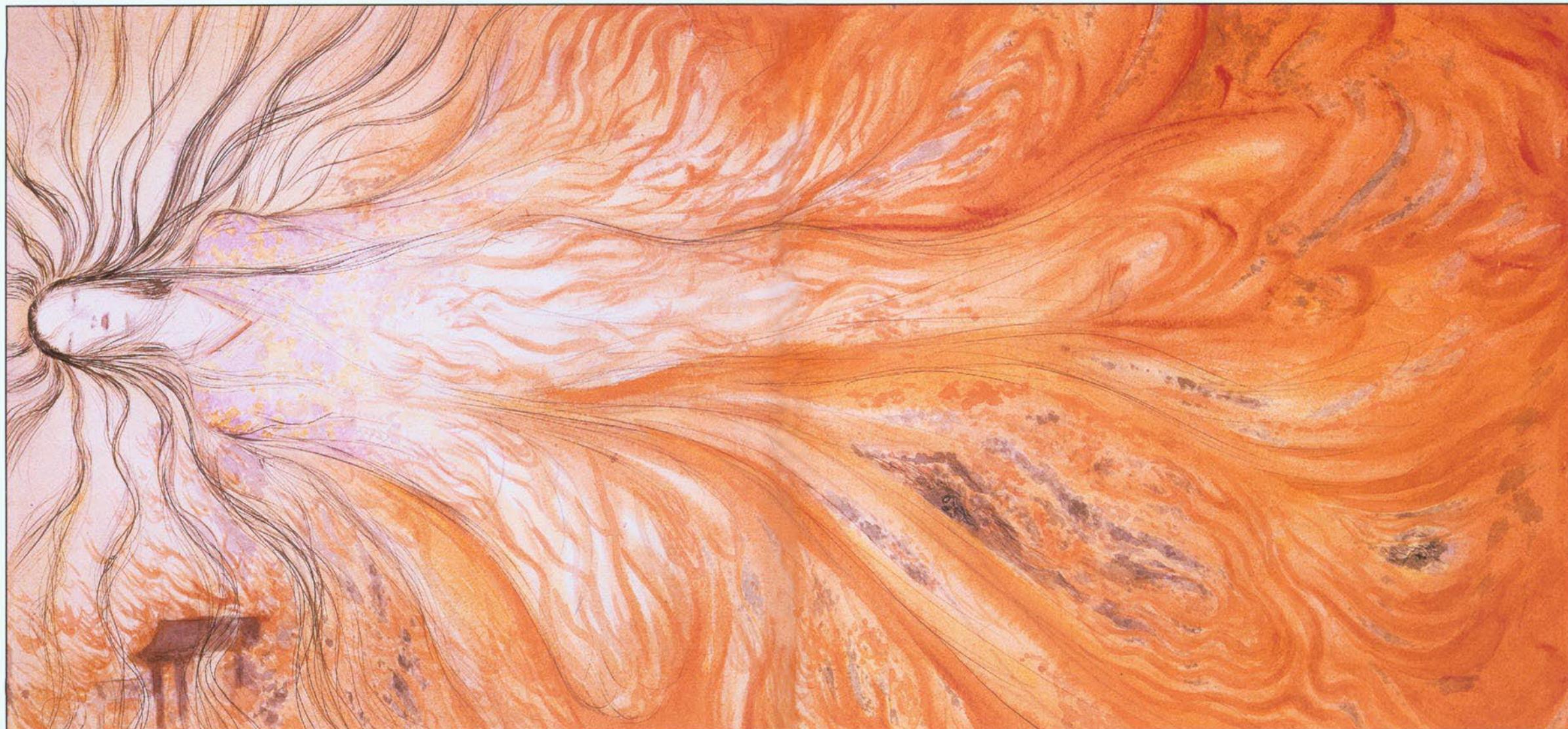
第二处是城郊的一座破屋，它在附近向来名头险恶。  
这座房子里住了三个女人，据说是巫妇药师。没人知道起火时，  
她们在不在家。因为在废墟残灰中，  
人们只找到了婴儿和稚童的尸骨头颅。

晚上，阴阳师来到让他心醉神驰的少女门前。

“我的家已付之一炬，”他说，“我的女人都死了。  
除了你我再无人可爱，除了这里也无处可去。”

少女冲他笑了笑，这一笑的嫣然，让他觉得好像金乌跃空，  
光芒都罩在他一人身上。

“还有这辆车，”他说，“我把所有术法都带来了。  
所有卷轴，所有法器。所有饰物、术杖和真名，我号令妖魔灵鬼、  
卜算后世今生的法力，都得自它们。所有这些，  
我都带来放在你的脚下。”



少女点点头，几个仆人拉过牛车，搬下器物，取走他带来的所有器物。

“好了，”阴阳师说，“如今我是你的了，再无一物可以阻隔我们。”

“还有一件，”少女对他说，“您的袍子。脱下来，让我看看您。”

阴阳师的血脉中搀满了疯狂和欲望。他脱下长袍，赤身裸体站在暮雾之中。少女捡起他的长袍，拿在手里。

他张开双臂，抱向少女。

少女靠上他的身子。“如今，”她低语道，“您无家、无妻，无妾，无术力，无衣袍。您舍弃了一切。现在轮到我送您点东西了。”

她伸手捧住他的头，拉到唇边，仿佛要吻他，吻他的眼睛。

“但我会留下你的命，”她说，“因为他不想让我杀你。”

狐狸的牙是很尖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阴阳师出现在一座二十年前就废弃了的院落中。它过去的主人早已失势。有人说这是报应，因为十五年前，正是阴阳师当时侍奉的大名，令这个家族衰败凋零。

他赤身裸体，窘迫羞惭，行事疯疯癫癫。

有人说是因为失去了妻子和宅院，把他愁疯的。  
也有人说是因为失去了眼睛。而那些笃信鬼狐仙怪的人，则私下里传言，说这是中了狐术。

之后的日子里，他过去的亲朋好友看到他沿街乞讨，都有意避开。他身上只有碎布遮体，其中一条缠在脑袋上，挡住了脸上的伤痕。

他活在贫苦、卑贱和疯狂中，一直到死。此生再无丝毫欢愉，只有在梦中才得片刻喘息。

不过，他到底是怎么活的，又是怎么死的，传说中都没有提及。





“但这到底有什么好处？”渡鸦说。

好处？夜梦之君问道。

“嗯，”渡鸦说，“和尚本会死，他确实死了。狐狸想要救他，没能救成。而阴阳师丧失了一切。你答应狐狸的请求，到底有什么好处？”

君王看着远方的地平线。在他的眼中，一颗孤星一闪而没。

领悟，白帝说。一切都是随他们的步调进行的。我的心思没有被浪费了。

“领悟？”渡鸦高扬起黑色的头颅，竖起颈翎。“你是说谁？”

所有人。尤其是和尚。

渡鸦从喉咙里挤出一阵嘶哑的叫声，从一只爪子跳到另一只。像是在捕捉词句。黑瞳的王者耐心地看着它。“但他死了，”过了半晌，渡鸦说道。

说到这个，你也一样啊，我的黑鸦。  
这次你也将有所领悟。

“那你呢？”曾是个诗人的渡鸦问道。

但白帝始终裹在寂静里，看着地平线，没有做答。过了一阵，渡鸦重重拍打了几下翅膀，飞上梦的天空，把君王独自留下。





这就是狐狸与和尚的所有传说。

几乎是所有。因为据说那些梦到遥远国度的人，  
有时会看到两个身影，在远方走过，像是一个僧人和一只狐狸。  
也可能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也有人说这不可能，因为即便是在梦境、在冥府，  
和尚与狐狸都属于不同的世界，就像他们在凡间一样。  
而且，他们将永远待在这不同的世界。

但梦是很离奇的东西，除了夜梦之君谁也不敢说它们是真是假，  
谁也不知道它们又会讲述什么漫漫光阴中的故事。

完



## AFTERWORD

The book you are holding owes its existence to many remarkable people. Some of them will be obvious, some of them less so.

One of the least obvious people, for example, would be Harvey Weinstein of Miramax Films, for it was Harvey who asked me, over a year ago, to write the English dialogue for Hayao Miyazaki's remarkable film "Princess Mononoke."

While I was preparing for the writing process I read all the books I could lay my hands upon that dealt with Japanese history and mythology, and it was in the Rev. B. W. Ashton's *Fairy Tales of Old Japan* that I encountered the tale that Mr. Ashton called "The Fox, the Monk, and the Mikado of All Night's Dreaming" and was struck by the similarities – some of them almost disquieting – between the Japanese tale and my own *SANDMAN* series.

But *SANDMAN* was done with, and I had other tales to write, and I thought no more of it at the time.

Several months later Vertigo editor Jenny Lee was instrumental in persuading renowned Japanese artist Yoshitaka Amano to do the painting of Dream of the Endless that began the festivities celebrating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SANDMAN*.

I found his painting fascinating. I loved the perspective on the character: this was Morpheus, but a Morpheus I had never written.

Shortly after I saw the poster, Karen Berger, for the previous decade my editor on *Sandman*, telephoned and asked if I would be willing to write a *Sandman* story as a tenth anniversary project.

I asked if she would be willing to allow me to retell an old Japanese story in my own way, and she said she would.

We asked Mr. Amano if he would be interested in drawing the book. He said he would, with one reservation: while he loves comics, he does not draw them. He would, however, be delighted to illustrate it. Very well, I thought. Instead of re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Fox, the Monk, and the Mikado of All Night's Dreaming" as a comic, I would tell it as a longer piece of prose.

I asked Mr. Amano and his sterling lieutenants, Ann Yamamoto and Maya Shioya, to see if they could find me any other versions of the sto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version they found for me (in photocopy form) is from one of Y.T. Ozaki's collections of Japanese tales: a strange version in which the King of Dreams is a shadowy figure, barely mentioned, who appears to be some sort of dragon, and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racter is the *Onmyoji*, the Master of Yin-Yang. (I am indebted to this work for much of Chapter Three, and some of the final chapter.) They also found me a Buddhist text in which the tale is alluded to, and in which the old man upon the road is explicitly identified as Binzuru Harada.

For the rest, I am indebted to the good reverend. As I write this I have my copy of *Fairy Stories of Old Japan* 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me. The leather binding is flaking and discoloured, the pages are ragged, spotted, and slightly water-stained. I felt strangely honoured to realise that, despite the battered condition of the book, I was still the first person ever to read it: many of the book's pages were still uncut. At first I cut them open with a letter-opener, then realised that they separated more easily if I simply parted them with my fingers.

I have tried to amplify, to expand and to retell the story as best I could, while taking as few liberties as possible. Most elements of the old story were close enough to their *SANDMAN* analogues that I would not have dared to put them in, had they not been there already: the *Itsumade* (who cried "until when?" in the boughs of a tree in the Imperial Palace) is practically a gryphon (and has almost become one in Amano-san's wonderful illustration); while the men whom the monk saw on his way to the King's house could have been, I am sure, none other than Cain and Abel; but students of folklore must simply find it in their hearts to forgive me for, at one stroke of my pen and my heart, changing Ashton's *Hotorogisu* bird into a raven.

In my efforts to retell the story I made a number of errors (and in several cases, I discovered I had compounded several of Ashton's errors). Steve Alpert, from Studio Ghibli, was kind enough to catch and correct some of these, as were the people at Ten Productions. Others, I am sure, remain in the text, for the sharp-eyed to discover.

For all that is felicitous in this volume, I thank my collaborators, living and dead, and my friends.

Neil Gaiman  
May 11, 1999

For me this collaboration is the first greeting between Neil and I in a relationship that will build and take many forms in the future.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ncerity of his attitude, and perhaps his tenacity toward his work is something that I share. It was almost destined that our paths would cross.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Yoshitaka Amano



